雪乃紗衣

移ろいの物語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序 章（1）
- 序 章（2）
- 序 章（3）
- 序 章（4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1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2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3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4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5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6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7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8）
- 1. 手心的事物（9）
- 2. 首 日（1）
- 2. 首 日（2）
- 2. 首 日（3）
- 2. 首 日（4）
- 2. 首 日（5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2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3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4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5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6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7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8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9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0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1）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2）

- 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3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2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3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4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5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6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7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8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9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0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1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2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3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4）
- 4. 放松的一天（15）

序 章（1）

序 章

今夜月色怡人。

即使冬季已经接近尾声，夜晚的风仍然寒冷得让人发抖。漫步在御花园的宋太傅，呼出的气息也是一片白雾。

曾被誉为全国首席剑士的一代猛将宋太傅，现今依旧比周遭的年轻人来得威武剽悍、精力充沛、朝气蓬勃。他乃位居朝廷文武百官之首、地位仅次于国王的三师之一，从其夜半时分却不带随扈，独自信步闲逛，便不难看出这一点。

“日子过得真快，自你走后，转眼已经过了一年。”

宋太傅停下脚步，抬眼望去，前方是一座楼阁。相较起城内其他宫殿楼台，这座楼阁显得并不那么辉煌气派，静静伫立在御花园尽头，却有着如同荡漾在湖心的明月般的美感。那是一种唯有历经悠久岁月，才能洗练出的古老深远的静谧。

能将城下风光一览无余的楼阁顶端，曾经伫立着一名喜爱俯瞰整个国家的男子。这名男子的目光凝注在遥远的高处，内心时时思索着这个国家与国民的未来。

“我要往上爬，总有一天要超越红蓝两个家族，这正是我尽忠于太子的目的。”

男子绝口不提自己是为了国家，一再强调这么做全是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。话虽如此，他却从来不曾使用过卑劣的手段。他出身仅次于王族的名门望族，却绝不借重茶家的势力，而是凭借实力，努力不懈地一步一步往上走。他眼中真诚的目光指向何方，宋太傅再清楚不过。

“或许连你自己也没有察觉吧。”

但至少先王、宋太傅自身以及霄明白，这名男子追逐的事物的确是地位、权力与名声，然而他将这些全部运用在国家与百姓之上，几

乎不曾把那种汲汲以求的目光投注于自身。时常伫立于这座高楼、环视国家的他，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?

“嘴上的说辞，并不能代表你真正的想法。”

茶鸳洵已经不在人世，一年前他策动叛变，不久暴毙身亡。

究竟是谁以那种手法杀了他，一时之间毫无头绪。宋太傅身为曾经面临无数生死关头、身经百战的将军，完全无法置信他背上的伤口是致命伤。当时，望见平时表情少有波动的同侪铁青着脸，步履蹒跚地走进自己所在的厢房，宋太傅随即了然于心，马上明白这是鸳洵的希望，也明白了他的心思，以及采取那种做法的动机。

“嘴上的说辞，并不能代表你真正的想法……”

宋太傅再一次低喃，凝望故友昔日伫立的位置，眼神转为锐利—这群只认识老鸳洵的年轻小伙子，大概无从了解他真正的目的吧，能明白的恐怕只有自己与霄太师，甚至连邵可也不明白。

“事情发生已有一年，国家机关已经开始逐步运作了，或许跟你当初预想的有些出入，但

序 章（2）

话又说回来……就算如此，你总不能到现在仍然心有挂碍，在阳世流连不去吧。”

“那个人”是个会把该做的工作全部完成的人，严以律己到严苛的地步。从不吝惜于付出努力的他，向来与“后悔”或“留恋”这类字眼搭不上关系。

“打从听闻这座楼阁出现男子的鬼魂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”

宋太傅抬头望去，楼阁的最高层，伫立着一名全身沐浴在月光之下的男子，看来年约二十五岁，从那略显神经质的五官上，完全想象不到他年老之际那副慈祥老者的容貌。然而，这名面色焦虑、眉心纠结、薄唇抿紧，似在睨视远方、俯瞰城下的男子，确实是宋太傅熟悉之人。

“鸳洵……”宋太傅有些惊愕地低喃着这个名字，“居然……变得那么年轻！”

宋太傅的语气也不自觉回复到年轻时代。立在楼阁顶端、宛若一层薄霭的年轻男子并未发觉他的视线。顷刻之后，男子似要变换姿势，转瞬间消失无踪。

宋太傅抓搔着头发。

“偏偏明天是新科进士就任典礼……这下根本睡不着了！”

“您是否已准备就绪？”

蓝楸瑛一进房门，只见一名身着紫色礼服的青年正从窗口俯瞰。由名门之首蓝家、红家的颜色调和而成的紫色，是这个国家地位最为崇高的色彩，唯有王族才可以使用。

“大家都到齐了吧？”

“嗯，大概吧！”

“似乎有人尚未到齐。”

“呃，是的，请不要向微臣询问理由，因为微臣也不清楚。”

刘辉轻笑起来，再度望向窗外—蔚蓝的苍穹，万里无云的朗朗晴日。

“天气真好。”

他轻声低喃，随即转过身，缓缓步向大殿。

“啊啊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绛攸。”

吏部尚书红黎深在长廊停下脚步，啪的一声挥开折扇，望向晴朗的蔚蓝天空。

“这天空的颜色，与你高中状元，众位达官显宦在酒宴上拼命追得你满场跑，坚持‘一定要成为我家女婿’那天一模一样。”

“……”

被迫忆起根本不愿回想的噩梦，随侍在黎深身后的李绛攸拳头紧握，不停打战—倘若随口顶撞回去，势必遭受三倍的嘲讽。

他瞥见黎深的侧脸，一股怒气不由得抛诸脑后。黎深在折扇下的脸庞浮现出难得一见—真是十分难得一见的微笑，那是一种既欣喜又骄傲、自然流露而出的笑容。

绛攸心底明白红黎深是为谁露出这样的笑容。

我状元及第之际，他是否也流露出这样的表情呢？些许落寞悄悄涌上心头，但绛攸仍然面露微笑，他也抱持着相同的心情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！

“吏部尚书—红黎深大人！吏部侍郎—李绛攸大人！请入殿！”

六部之中地位最为崇高的吏部长官与副官的莅临，让负责宣告入殿的小吏略微拉尖了紧张的嗓门。

两人身着极为隆重的礼服，踏入奉天殿。

奉天殿乃是全王宫最为宽广的大殿，正式活动均在此举行。今天全王城的高官显宦全部聚集在这座大殿之上。

序 章（3）

“比李侍郎状元及第那时更嘈杂。”

戴着面具的户部尚书厌烦地咕哝。黄奇人在这个日子里仍然是一贯的打扮。唯独他可以不梳发髻也不露出真面目，泰然自若地出席重大典礼，也不会受人责难。

站在后面的户部侍郎景柚梨，敏锐地听见了长官从面具下传来的声音。

“那是当然啦，因为一甲前三名……是那个样子。”

景侍郎自己也是惊魂未定的语气，他望向奉天殿的庭院前。并排垂头坐在那里的，正是今年甫及第的新科进士们，前排的三席是按照成绩安排座位顺序。

众议纷纷的高官显宦，视线与话题全部集中在最前排。

向来温文尔雅的景侍郎，在得知唯一的女性考生的真正身份之后，狠狠地向顶头上司发了一顿牢骚。然而比起今天毫无意义的怨言，他更担忧另外一件事。再次望向第三名的座位，他温和的脸庞笼上愁云。

“接下来，会很辛苦的。”

“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吧。”

“可是，现实比想象更为严苛，您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。”景侍郎怨怼地盯着顶头上司，只是黄尚书脸上看不出一丝同情的色彩。

“那又怎样？关我什么事？不管是男是女，会跌倒的就是会跌倒，会摔落的就是会摔落……能留下的就是能留下。”

真没人性—景侍郎本想说出口，但随即打住，他发现后方刚刚抵达的两人，于是让出空位。

“我们只需等待，等着那个女娃儿爬到‘这里’的那一天，你说对吧，黎深？”

“是啊，说得一点都不错。”

现在，只需等待她从那遥远的殿前，逐步攀升到王座一旁的那一天，应该不至于等太久。

“没想到有人能打破绛攸大人身为最年轻状元的纪录。”

伫立在空无一人的王座左侧，霄太师钦佩万分地瞅着一甲进士前三名的座位。最前排三个座位里，正中间的那个位子显然是空的，那是第二名考生的座位。

“而且没想到，居然有女人坐进最前排的位子，还有对进士就任典礼不屑一顾的强者。”

“那个不屑一顾的是蓝楸瑛的弟弟吗？”

同样坐在王座右侧的宋太傅，不知为何挂了黑眼圈。

“终于开始运作了。”

宋太傅的嘟囔令霄太师眯起双眸，望向空荡荡的王座。去年以“先王驾崩，举国服丧”之由停止举办国试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新王整日躲在后宫，根本不理国事，不得不宣布中止。然而今年……

“是啊！终于开始运作了。”

年轻国王亲自钦点第一批进士—没错，从现在起，才是真正的开始。

“让咱们睁大眼睛，瞧瞧这群年轻人创造的新时代吧。”

此时钟声敲响，洪亮地宣布了最后一位入殿之人的到来。

霄太师与宋太傅同时下跪，迎接至高无上的天之骄子。

“本年度国试，状元，杜影月。”

掌理国试的礼部官，高声宣布今年国试及第考生的名字。

“在！”

听来稚嫩的声音略显紧张，由礼部官带领到座位最前方的，是一名年纪与声音相符的少年。

“榜眼，蓝……龙莲。”

序 章（4）

微微的停顿，是因为得不到任何响应。礼部完全没有预料到居然有人在进士就任典礼上缺席，被这个不见踪影的“榜眼”弄得阵脚大乱，一时之间思索不出对策。询问国王之后，国王表示按照往年的惯例即可，于是众人便按照旨意行事……但这段时间却陷入相当尴尬的沉默。担任司仪的礼部官员轻咳一声，企图掩饰这个空白，快速报出下一位及第考生。

“探花，红秀丽。”

空气似乎倏地凝结，所有人一同将目光投注在被点名的进士身上。

“在！”

英气凛然的声音来自一名少女。她往前踏出步履，抬头挺胸，直视前方，以对抗戳刺在身上的数百道视线。

如同一朵野花一般—思及此，坐于王座上之人蓦地逸出笑意。

“以上，一甲前三名，唱名完毕。”

上治二年　国试进士及第　一甲三名

状元—杜影月　十三岁　男

榜眼—蓝龙莲　十八岁　男

探花—红秀丽　十七岁　女

除却李绛攸及第那一年，年轻得让人瞠目结舌的第一甲三名进士，从此诞生。

1. 手心的事物（1）

1. 手心的事物

深夜时分，王都，贵阳的一隅，一名年仅十多岁的少年被几个流氓团团围住。少年与众流氓体格的差距，犹如小孩与大人相比一般。

即将遭到众人围殴，少年看来势单力薄，却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，不仅如此，还一脸不耐烦地拨开遮住额头的略长的刘海。

“烦死了！你们不要再纠缠不休了行不行！害得我四处找不到客栈歇脚！”

少年的一番话让流氓们堆起粗俗的笑。

“哼！臭小鬼！你好大的口气！”

“咱们兄弟是不晓得你干了什么好事，不过听说你害咱们主子出丑，主子可是非常生气。哼！根本不会有客栈敢收留你，因为主子早就暗中吩咐过啦！”

少年叹了一口气。

“在酒宴上当着众人推掉敬酒，二话不说拒绝提亲的又不是我……为了这点小事就纠缠不休、死缠烂打，真是耍阴险手段的卑鄙小人。姑且不提敬酒之事，说起那桩婚事，我都嗤之以鼻！”

“谁叫你嘴贱乱讲话，主子因此才派咱们来，让你吃点苦头。”

一群流氓指关节咔咔作响，逐步逼近。但一瞬间，少年竟不见踪影。接着，其中一人往后飞出。只听见骨折的钝响，那人已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

“发、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众人不明就里地左顾右盼，其中一人的后脑勺又遭用力一踢。其踢未尽，另一个流氓又被猛烈的一拳击中心窝，他顿时双膝瘫软，昏厥过去。最后一人还来不及明白整个状况，就吃了一记扫堂腿跌倒，腹部随即又吃了一记，痛得昏死过去。

让所有流氓在转眼间全部躺平，少年气息却是丝毫不乱。

“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，好了，去买酒吧！影月这个笨蛋，居然把钱全部寄回去了。”

在一群倒地不起的流氓衣内仔细搜索，少年从其中一人的怀中发现了钱包和一个白色小盒，觑了盒内一眼，他脸上绽出笑来。“可以拿来垫垫酒钱。”

把玩着装有零钱的囊袋，少年飘然消失于黑夜之中。

秀丽远远地瞧见了熟悉的街坊邻人。

平时，他们一向主动开口嘘寒问暖，现在却不约而同地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。四目相交，他们便立刻撇开视线，慌慌张张像逃跑般转身离去。即使有事，也是语气僵硬地把重点简单说完，随即别过脸去，仿佛连看都不想看秀丽，只想赶快消失。这种状况并非以“冷淡”一词就可形容。国试及第之后，秀丽不仅看不到众人的笑容，甚至连和他们面对面的机会也没有，私塾的孩子们也全部缺席。

“真对不住，秀丽，可否请你暂时不要来这里了？”

甚至有位女子直截了当这样说。对方曾对秀丽百般照顾，在为人处事与生活态度上，均令秀丽十分尊敬。她非常疼爱秀丽，在得知秀丽及第之际，也曾表示祝福。秀丽以为她真心对自己好，也以为只有她不会改变，因此这番话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秀丽叹了一口气。这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……然而，有半颗心却感到凄凉悲伤。老实说，她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不，或许是她不愿这么认为—达成目标之际，相对的，总会失去另一些事物。

秀丽抬起差点垂下的小脸—这是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选择，所以决不会后悔，因此她遇到每

1. 手心的事物（2）

一个街坊，总是一如往常，微笑以对，即使对方别过脸去、落荒而逃也无所谓。这是目前她唯一能做到的事。

蓦地，秀丽看见前方迎面而来的矮小身影，那人步履蹒跚，全身脏兮兮的，乍见就像个流浪汉。一看到对方的脸，她低沉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。

少年面对路旁的杂草席地而坐，似乎正在思索着“是不是可以吃”，秀丽快速冲到少年身边，紧揪住他的后衣领。“你给我等一下!”

“哇啊？”十多岁的少年双脚离地，转过头来。这张既乖巧又有些迷糊的脸庞，秀丽似曾相识。

“啊，哎呀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哎呀什么！肚子饿就到我家来，走吧!”

“唔哇哇……可是秀丽姐，这样太麻烦你了……”

“什么麻不麻烦的！你这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，怎么会坐在这里准备拔路边的野草吃？”

“哇，你好厉害！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

“快、跟、我、走！”

望着秀丽的眼神，少年—杜影月颔首说了声“是”。

少女拖着少年往自家方向走去，远处有名男子正注视着他们。这名男子坐在一辆刻意低调的马车里，从头到尾观察着一切。一眼便可看出此人年约三十岁，出身名门贵族。

“她，就是红秀丽。”

冷漠的语气不带一丝情感，他以同样冷漠的视线扫视着街道四周，发现一群长相凶恶的男子忽地迈出步履，紧追秀丽而去，于是发出一声可以窥见些许焦急的叹息。

此时，马车似乎领会了主人的心意，开始往前行驶。

坐在朝着相反方向行驶的马车当中，他向少女的背影投去一瞥，表情仍然毫无变化。

迫于秀丽的淫威而来到邵可府邸的杜影月，又被逼到不得不供出自己无处可去的实情，结果在邵可与秀丽几近威胁的劝说之下，只得暂时寄宿在这里。

“你也真是的，没地方可去，怎么不立刻来我家？”秀丽一边准备晚膳一边叹气。一旁负责帮忙的影月抓挠着头说：“身无分文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能随便依赖别人。”

“状元不是可以领到八十两银子的俸禄吗？”在一旁帮忙的家仆静兰斜着头问。影月则面红耳赤道：“因为我当天就全部寄回老家了。”

“全部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该说他大方呢，还是莽撞呢……还是做事完全不经大脑？

“等一下，影月小弟，你已经捎信通知家人你国试及第的消息了？”

“还没，礼部表示会派快马通报，所以我就把俸禄委托快马转交，不过当时没想到要写信，剩下来的钱连买张信纸都不够。”

秀丽与静兰诧异到说不出话来—今年国试，与秀丽同样令众人议论纷纷的少年状元杜影月，实在是迷糊得很夸张，这或许是他出身于黑州乡下、不习惯都市生活的缘故。不过看他这种少根筋的模样，也可能是天性使然吧。

秀丽和影月基于因缘际会，在会考之前结识，当时影月身上的旅费被一群流氓劫掠一光，该说他稳重大方，还是太过悠然自得？这个少年就像邵可的缩小版一样，秀丽无法坐视不管，忍不住伸出援手。

影月在连全国知名才子也不幸名落孙山的国试当中，以十三岁的年纪高中榜首，理应是个

1. 手心的事物（3）

凌驾于十六岁状元李绛攸之上的鬼才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仍然看不出一点端倪。他眼角微微下垂，给人一种温和老实、又有些心不在焉的印象，看起来很容易上当受骗，个性也与外表相符。

与邵可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影月虽然看起来反应迟钝，其实生活技能很强。例如今天帮忙准备晚膳，即便他动作慢慢吞吞，却能做出让人“有办法下咽”的菜肴。

秀丽万万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会试考生，在得知他的身份之际，着实大吃一惊。两人到了考生宿舍，又再度碰面。影月因为年龄、秀丽因为性别的关系，一同沐浴在周遭异样的目光中，处于被孤立的状态。彼此的寝室又只有一墙之隔，一连串奇妙的机缘让两人开始一起行动。无论如何，在考试期间，他的存在对秀丽而言，是相当重要的心灵支柱。

“影月，幸好是你考上状元。”

“呃？”

“在进士就任典礼缺席的那个家伙……”秀丽以擀面棍敲打揉搓好的面团，漾出不怀好意的笑容，“老实说，假如那家伙考上第一名，我会对老天爷的不公平非常失望。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那家伙会是榜眼？为什么啊？在看榜的时候看到那家伙排在第二名，我完全呆掉了！他成天在临时宿舍呼呼大睡，只有在用膳时才舒舒服服醒来，把别人做好的饭菜吃得精光，然后倒头又睡。偶尔见他醒着，竟然在吹笛！那时所有人都在桌案前埋首苦读！有人破口大骂他有毛病，他居然扯了一堆‘让下等人了解风雅韵事，也是高贵之人的任务’一类的废话！最重要的是，那家伙偏偏就住在我隔壁!”

秀丽怒不可遏地用擀面棍用力敲面团，眼见面团逐渐拉长变薄，薄到连菜刀都自叹弗如。

“呃，这……其实从许多层面来看，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有一套的——无论外表还是个性。”

蓝龙莲的寝室在秀丽左边，影月的寝室在秀丽右边，或许是基于这个缘故，这三人经常凑在一起。受到龙莲的连累，秀丽和影月也常常挨舍监训斥，只差没被大吼“快给我滚”。不过影月心想，既然三人走在了一起，或许彼此的个性不像秀丽所说的那般不合。

“听到那家伙一脸正经地对我说，‘外貌平凡无奇也好，家境贫困出不起嫁妆也罢，我不在乎这些事情。哪天你嫁不出去的时候，我可以收留你当厨娘。’我真的很想在锅子里丢毒菇，还不是看在他是蓝将军弟弟的分上，我才再三忍耐。”

“这真是感谢不尽，即便是在说舍弟，这些事情也着实让在下听得汗颜不已。”

冷不防传来的声音，让秀丽、影月和静兰回过头去。

在邵可的带领之下，蓝楸瑛掩住嘴角，表情局促不安地伫立着。身旁的李绛攸对老友兼同事投去冷漠的目光。两人一如往常，双手满满地捧着各种食材。

“啊，二位大人来啦？晚膳马上就好，敬请稍待片刻。”

秀丽跃起身来，小脸堆起笑容，接着慌张地包起饺子。

“你弟到底是怎么搞的啊？”

“不愧是蓝将军的胞弟，居然在进士就任典礼缺席，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”

绛攸气得怒发冲冠，静兰则边夹饺子边嘲笑挖苦。楸瑛口才再好，这次也毫无辩驳的余地。

“那小子根本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当初全是我哥他们硬把他抓来扔进国试考场，我早料到他会趁机溜之大吉，只是没想到动作这么快……”

“还不如一开始就别考上！”

绛攸的意见完全正确，楸瑛却无奈地摇头。“舍弟平时没什么干劲，不过他的口头禅之一就是，既然做了，就要全力以赴……不然早在会试之前就开溜了。”

“那叫全力以赴？”考试期间，秀丽只见到这家伙整日呼呼大睡，此时不免脸色发僵。

“有其兄必有其弟！你们这对兄弟真是半斤八两，做事吊儿郎当！”

望着怒火中烧的绛攸，一直保持缄默的邵可微微浮现苦笑。

1. 手心的事物（4）

“话说回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惜，这么久以来，难得有蓝家直系子弟以文官身份进入朝廷。”

这番话让静兰与绛攸的眼神转为锐利。过去，当楸瑛考上国试第二名的时候，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，众人均以为蓝家终于愿意重返朝廷。凌驾红家之上的名门蓝家直系子弟进入朝廷与否，在政务的推动上有着云泥之别。众人甚至表示，无论蓝家是否承认，一切有历任国王的评价作为见证。因此，在王权之争仍然余波荡漾的七年前，楸瑛以文官身份进入朝廷，众人皆殷殷期许，以为蓝家有意扶持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与国王。岂料，楸瑛作为文官的表现固然十分优异，但在短短数年后便转任武官。

“文官有你，武官有我，优秀人才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岂不太浪费资源了？”

完全不知朝廷的哀叹，这小子径自大言不惭，根本就是个蠢蛋，绛攸当时如此认为。不过，蓝家迄今仍然立场不明，亦是不争的事实。

面对投注在自己身上的可怕眼神，楸瑛仅以微微一笑转移话题。

“说到前所未闻，影月小弟也毫不逊色，原本预料他应该能顺利考上，想不到居然一举高中状元，一下子刷新了绛攸的纪录。”

话题转到自己身上，影月面红耳赤地垂下脸，微微摇着头，说了句“没这回事”。

“虽说参加国试并无年龄限制……况且他还没有王公贵族作为后盾。”

“就是啊，影月真的很厉害呢！可是他居然没有通知父老乡亲。”

秀丽拿来一叠信纸硬塞给影月。“这给你，今天之内把信写好。”

“呃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！为了保障你那笔俸禄的安全，你非写不可！”

“我、我的俸禄？”

“没错！你真是个糊涂蛋！竟然把八十两银子全部寄回去，你别看是礼部派出的快马，有些送信的人在抵达目的地之前，会把托付的银两私自偷藏一半，所以至少应该分成小笔金额寄回去，让人既想偷，又觉得偷这点小钱很没趣。”

“呃，啊，真、真的吗？”

影月似乎终于发觉了这个可能性，秀丽叹了一口气。据影月说，过去，他差点死去之际，被道观收留照顾，就这样一直留在道观，环境和秀丽家一样穷酸得可怜，吃小麦饭过日子，所以生活经验相当丰富老到，但为什么对钱这么没有概念？

“来，写信给家乡的道观，请他们确认一下，顺便通知他们你高中金榜的消息。信由我帮你寄，快马费用我会请他们打个折扣，这你尽管放心。”

秀丽的一番话让影月眨巴着眼，流露出开心的笑容。不知是谁开的头，其他人也轻笑起来。

“说得也是，虽然礼部会派出快马通报，但还是必须由影月小弟亲口报告，才会让等待的人更加开心。”

邵可语气委婉地谆谆教诲，影月则腼腆地颔首。

“对了小姐，已经劝过您多少次，尽量避免单独外出，您怎么都不听话呢？”

静兰正眼一瞪，秀丽缩起颈子。若不是来迎接的静兰打退了在半路上纠缠的一群流氓，秀丽和影月的财物恐怕早被抢得精光了。

“呃，可、可是，我只是去买盐……”

“买盐也不行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在您及第之后，只要一上街就会遇到流氓。虽说今天所幸平安无事，逃过一劫……”

秀丽并不知道有多少流氓还未使坏，就已被静兰暗中击退，这阵子她周遭的确危机四伏。

“没错，秀丽，你多少应该有自知之明。你在外人眼中，已经是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了。”

“嗯，你自己理应多加小心才是，单独出门的确蛮危险的。”

针对这件事，不仅静兰变得比平常更加絮叨，连绛攸与楸瑛也轮番训斥。面对接连不断的轰

1. 手心的事物（5）

炸，秀丽再厉害，也是连吭都不敢吭一声。

国试及第的考生，尤其是名列前茅之人，除了可以领取高额俸禄，亦能享受多项特权。许多官员看准了这些人前途无量，经常会赠送大批礼品以保持联系。不过，秀丽身为一位女官员，将来仍然是个未知数，地位摇摇欲坠，因此根本没有官员前来攀亲带故，足见那群纠缠不休的流氓看走了眼。

算准了时机，邵可似是为秀丽解围般举起酒瓶，道："呃—影月小弟，这是我恭祝你及第的一番心意。这酒很甜，不会太烈，浅尝少许应该不要紧。"

倏地，全场气氛为之凝结，邵可之外的人均倒抽了一口气。这时众人才发现，只有邵可不知影月与酒的关系。其他人都十分清楚会试之前的骚动，只是说不出口。

"啊、呃……很感谢您的好意，只是我的酒力不好。"影月显得局促不安，顿足跃起，逃开酒瓶。

"可是这酒真的很淡，就当作驱邪避凶，一口吞下如何？"发言者完全没察觉这段话有多么危险。

"呃，不用了，我、我的酒力差到连闻酒味都会醉。"

"这样吗？那真是太可惜了，不过你不愿意，就不便勉强你了。"望着拼命摇头的影月，邵可遗憾地收回酒瓶。紧张气氛随即缓和下来，唯独邵可丝毫没有发觉，继续说道："对了，绛攸大人，请问吏部考试是在什么时候？"

所谓吏部考试，是决定及第的进士分发到哪一处的人事选拔考试，主要以面试为主，没有通过这项考试，便无法胜任官职。类似国试隶属礼部管辖，吏部考试正如字面所示，是由吏部全权负责。吏部一手掌握足以决定每位进士的前途，进而左右朝廷人事布局的权限，因此人称其为六部之首。六部均设置了各自的尚书与侍郎，然而唯独

吏部侍郎—亦即绛攸，不同于其他五位侍郎，地位足足高出一级，由此可见吏部的权限之大。

“目前尚未接获通知……今年似乎比往年迟了一些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绛攸的答复含糊不清，或许是守口如瓶的义务使然，但个中原因并不单纯。

“不会跟我们那一年的情况一样吧，绛攸？”

“或许吧，今天陛下召见我的顶头上司，算是做了妥当的选择吧。”

绛攸觑了觑年轻的两名后辈。邵可与静兰似乎立刻听出话中的含意，不过秀丽和影月只是歪着头。

“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呢，绛攸大人？”

“到时会正式公布，在这之前静待吧。”

楸瑛一脸贼笑地望着绛攸，说：“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啊！是因为陛下不与好歹也是吏部侍郎的你商量，直接召见你的上司大人吗？还是上司大人没有知会你一声，就前去面见陛下？不，或许两者都有？真是双重打击呀！”

在场所有人，似乎都听见了绛攸那根“忍耐”的神经断裂的清脆声响。

“我现在就把你这张狗嘴缝起来！秀丽！拿针线给我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年度第一甲二十名新科进士暂时不举行吏部考试，先留置朝廷进行观察。”

国王刘辉并未立即响应吏部尚书红黎深的一番说辞，而是从窗口眺望城下风景。

远处的灯火浮现在黑夜之中。从办公房也能看出，今晚的城市中又是一片光彩夺目、繁华热闹的景象。想必这群新科进士每晚挥金如土，流连街头，四处宴客，大肆庆祝吧。

“孤听闻，父王时代也偶有此类状况发生。”

“是的，在微臣那年、绛攸那年也是如此，一旦第一甲进士当中出现了难以分发职务的人才

1. 手心的事物（6）

便会采取这样的手段，这么做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，也有等待时机的意味。这些人—尤其是杜影月与红秀丽，假如参加吏部考试，按部就班地经由面试决定分发去处等，恐怕仍然无法让人心服口服。好好一个人才假使被错过，着实可惜之至。”

向来拥有“冰山”之名的尚书一句“可惜之至”，令刘辉微微睁大双眸，说：“孤记得你对于抗压性太差的人，往往只一句‘原来只有这点能耐’，随即剔除不用。”

“身处最佳环境，却无法达成最佳结果的那群人，当然要马上剔除不用。微臣向来最讨厌弱者和蠢材—包括过去的陛下在内。只不过这次条件过于恶劣，等于把一株新生的嫩芽冷不防扔进水里，倘若不赶紧捞出水面、安置在泥土里，还等不及付出努力，它就先给泡烂了。”

刘辉诧异地回头望向黎深。虽然绛攸也曾经说过同样严苛的话，不过黎深与绛攸有着最基本的不同之处，他绝不会向刘辉宣誓效忠。

“真想知道谁能令你心悦诚服。”

这是过去刘辉对蓝楸瑛的评语，然而他已在自己面前屈膝称臣。

黎深揶揄地勾起嘴角，道：“微臣已有臣服的对象，正是为了此人才留在朝廷。虽然微臣并未对陛下宣誓效忠，但请陛下不必介怀，因为微臣对先王也是保持一贯的态度。陛下面对微臣的畅所欲言、指摘批判，却毫不动怒，单凭这一点，就值得某种程度的嘉许。”

黎深一副完全不把国王当成国王的语气。这位与邵可有血缘关系的尚书，正是所谓“王宫七大怪谈”之一。

“只要你人在朝廷，继续做孤的臣下，便已足够。”

“不过微臣已经做好准备，一旦对陛下感到失望，就会立刻辞官返回红州隐居。”

“如同蓝家那几位宗主一般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刘辉缓缓摇首，道：“你不会这么做的，只要邵可及绛攸仍在孤的身边。否则在孤登基之后，你理应立即辞官隐退才是。且不论你对孤忠心与否，只要担忧那两人遭受池鱼之殃，你便会尽力辅佐孤。也正因如此，霄太师才会提拔你的义子成为孤身侧的近臣，不是吗？”

黎深淡然冷笑—这个国王真有意思。只是他向来不把国家与国王放在眼里，即便他是位出色的能吏，虽不会成为佞臣，但也无法成为忠臣。

“姑且不论太师怎么说，若非兄长殷殷请求，微臣不可能给绛攸放行。”

“你后悔了吗？”

“后悔？微臣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，不过微臣已有打算，一旦让‘他’后悔，您可就没有退路了，微臣会立刻摘掉陛下的项上人头。”

听起来宛若在谈论明天的天气，但刘辉明白，黎深一向为人畏惧的冷酷无情，并不局限于政务方面。一旦做出判断，他肯定会施展各种手段，追杀自己到底，也因此，他的存在更加珍贵。

“嗯，有劳了。”刘辉颔首，脸上甚至逸出笑容。

黎深则不置可否地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关于刚才的提案，微臣将在今日做成书面文件，送交所有相关人士，其间为时多久？”

“直到春季除授大典，一切确定为止。”

“遵旨，那么恕微臣告退。”

“红尚书大人。”刘辉喊住正准备退下的黎深，“谢谢你愿意担任秀丽的监护人。”

黎深绽出骇人的笑容，那是号称“让人感到一股凉意蹿过背脊”的微笑。“哪儿的话，微臣这么做和陛下无关。”

“据说你仍然对秀丽隐瞒，不让她知晓你监护人的身份。”

“希望陛下切勿干涉微臣的个人隐私。”

面对臣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，刘辉并未因此退缩不前。“是否因为无法与众人一同庆祝

1. 手心的事物（7）

秀丽及第，心情才会如此不悦？”

“另有其他原因，微臣一开始就对陛下相当不满。”

对黎深来说，刘辉能得到自己最敬爱的大哥邵可多年陪伴左右（结果让自己受到冷落），并细心指导，处在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之下，不仅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故意闹脾气耍性子，假扮昏君让大哥烦恼忧心，最后甚至和自己可爱的侄女假结婚一段时间（黎深根本无法出面相认），现在还老是在她身边纠缠不休。他若非当今国王，以其之碍眼，早就一刀解决了事。黎深实际上很会记仇，而且非常小家子气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。

“其实，孤……很喜欢你。”刘辉无视对方怒火中烧，一脸正色地告白。只是黎深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被感化。

“想骗我还早一百年呢！浑小子！”

望着留下冰一般的微笑，随即快步离去的臣子，刘辉困扰地揉着太阳穴。

“孤说这些话，心态是很单纯的。”

他俯瞰而下。夜晚的城镇一片灯海，家家户户烛光通明。秀丽就在这片灯海中的一处，这让他感到安慰—离开后宫的秀丽，还是“秀丽”。

或许以“打肿脸充胖子”形容现在的刘辉更恰当，但他还是忍耐下来了—没错，直到目前为止。他忍不住回想起进士就任典礼那天，那位远远跪拜的少女，她低垂的小脸上，每个表情都生气盎然。即使高中探花，进士的座位距离王座仍然遥不可及。这远到都看不清楚的距离，从此以后将成为现实。也许有一天……

刘辉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掌心。一年前，登基为王的他，手中的确抓住了秀丽的笑容，然而从今以后，她的笑容恐怕要从他的指缝流失，由官职取而代之。他跟秀丽约好要成为一个好国王，这个目标迄

今不曾改变。而他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，如同花费十年时间等待兄长一般等待下去，只是……

刘辉现在有些焦躁，在此之前，他从来不懂得所谓焦躁为何。他并不认为允许女子参加国试的制度是错的，秀丽能够入朝为官，代表了她的实力，身为国王的理性告诉他，这完全是正确的。然而他的情感却一再唱反调—真的不后悔吗?

一点都不后悔—他以意志力压抑着内心排山倒海而来的思绪。无论等在前方的是什么样的未来，只要自己一国之君的地位不改，秀丽在朝为官的身份不变，她永远都在自己身旁。只要秀丽在自己面前展露笑颜，一切便已足够。但是，也许有一天……孤可能会为了私欲而动用权力，只为了将唯一的心愿留在自己手中。

手握成拳，他独自步向寝宫。这一年来均是如此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彩云国一国之君的后宫，迄今仍然空无嫔妃。

初春时节，夜晚的风依然寒气逼人。在一片漆黑的庭院里，秀丽手持烛台，正在进行白天疏忽的浇花工作。

“—秀丽。”

“啊，绛攸大人，您准备回府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有事想找你谈谈。”

绛攸的视线移到秀丽脚下，昏黄的烛火前方，只见一株小树。

“这是李树吗？”

“啊，是的，家父去年收到的赠礼，请来经验老到的园艺师傅加以移植，已经结出花苞，呵呵，好久不曾在这个庭院看到花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冷不防中断。

绛攸的视线从李树移到秀丽身上—她刚才拿在手里的烛台，现在不知为何摆在地面。绛攸歪歪头，接着难得地露出手足无措的神情。虽然在夜幕的掩盖之下，看不见秀丽的表情，却可

1. 手心的事物（8）

以感觉得出什么。反复思考之后，他把手巾硬塞过去。

“慢慢把眼里的沙子清干净吧。”他粗鲁地说完，便把脸别向一边不再开口。他不是静兰也不是笨蛋国王，更不是楸瑛，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。

夜晚的寒气拂动草木，作响。他感觉到秀丽颔首的动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烛台蓦地浮了上来。

“谢谢您，绛攸大人，我洗干净以后再还给您。”

听到秀丽的声调又恢复正常，绛攸暗自嘘了一口气。

“秀丽，关于午间一事，请你务必自重。你要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非常特殊，而这世上有太多无聊人士，至少在官职与所属之处确定前，不要单独外出，一定要有静兰作陪。”

“是……对不起。”秀丽思索了片刻，才明白这番话的真正含意。绛攸紧绷的语气透出的严肃，让她为自己的轻率行动感到羞愧。

“另外，关于官服……”

“官服？”

“由于你是第一位女官员，衣工大概万万没有料想到，居然会有女子高中国试，跑来哭诉说他脑子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该裁制什么样的官服，可否直接穿戴男用官服就好……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啊啊，原来如此，我不介意的。”

万事拜托了—秀丽正欲说出口之际，绛攸难得地不等回答便接话：“根据分发的官职与所处不同，服饰也有规定样式。只要在就职半个月以前告知衣工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只是恐怕……得等上好一阵子才能就职，大约有两个月，你可以好好思考。”

秀丽沉默半晌，才开口：“两个月……拖延这么久啊，因为我是女人的关系吗？”

“是啊，的确是因为这个。”绛攸的语气显得平淡，几近冷漠。他从不说假话，也不会出言安慰。

进士就任典礼之际，面对数千道散发恶意的视线，秀丽光想抬起头就耗费了不少力气，双脚颤抖到没想到居然还能站着走路，宛若喉头被冰刃抵住一般。明明已经牢牢抓住了多年的愿望，但接下来就要踏进这些视线之中，一思及此，她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考中国试。

“往上爬。”

秀丽抬首，只见绛攸直视着自己。

“从此以后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不要期望我或楸瑛会助你一臂之力。至于陛下对你的恩宠，你得当作从来没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仍然要继续往上爬。”绛攸再次强调，“前往你想去的位置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以这样的年龄高中探花，绝非我或邵可大人的力量，全是因为你的内心拥有强烈的愿望，否则不可能以十七岁之龄高中，这代表你的目标是某个位置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秀丽埋着小脸，紧咬粉唇。

“我不要听你诉苦，找别人说去，我想国试及第并不是你真正的目标吧。”

秀丽诧异地望向绛攸。

“接下来支持你的就是这个目标，拼了命也要爬上你打算去往的位置，让我瞧瞧你如何凭着一己之力实现愿望—我等着你。”绛攸从来不曾出言安慰。他不懂温柔的话语，而是强硬地逼迫对方抬起正要垂下的脸庞；他不会伸出援手，而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赋予对方足以追逐其背影的力量。

“……是。”秀丽之前完全忘了自己的目标并非国试及第，而是及第之后的更远处，忘了自己才站上起点而已。

“我好像说得太多了……啊啊，今天的饺子包得很漂亮，尤其皮很薄。”绛攸转过身去。秀

1. 手心的事物（9）

丽不觉开口问道：“绛攸大人，您的目标是什么呢？”

十六岁高中状元的他，当时究竟怀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？

绛攸停下脚步，看着浮现在昏黄烛火之中的李树，目光显得有些迟疑。

“我吗？我的目标其实很单纯……想留在某个人身边，成为他的助手，希望回报他如山高海深般的恩情，哪怕只能回报一点点，如此而已。比起你来，我的动机很不纯正吧？”

“那您的目标实现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因为无论有没有我，都不会对那个人产生影响吧……”话一说完，绛攸便迈出步履。

秀丽思绪一转，开口询问道：“绛攸大人，您还是不想告诉我，愿意成为我的监护人的那位大人的尊姓大名吗？”

“啊，这个，那位大人还没有心理准备……不是，据他表示，他想当一位充满神秘感的人。”绛攸的语气忽地含糊不清，略显慌张地用怪异的借口搪塞过去。

秀丽微微歪歪头。这次极为勉强地通过的“允许女子参加国试”法案当中，增加了多项附属条件，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取得正三品以上的官员或者大贵族的担保。目前官拜正四品的绛攸无法成为秀丽的监护人。在他之上的官位属于长官阶层，如此显赫的大官竟然主动愿意成为前途未卜的女官员的监护人，甚至可能因此陷于不利的地位，招来阻挠录用女性者极大的反对，秀丽打心底感激不已。只是不知什么原因，绛攸仍然不肯透露对方的身份。

“原来如此，那么请您替我向那位大人问好，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什么事情？赶快说，不然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是，可是大门不在那个方向。”

绛攸正要踏出的步伐倏地打住。

“这我当然知道！我只是对这些花草有点好奇罢了！”明明前方一片乌漆抹黑，他还硬着头皮说这番话。

“啊—您是指芥菜花吧？下次等您莅临，我把它做成凉拌菜给您尝尝。”为了不伤害向来敬重的绛攸仅存不多的自尊心，秀丽漾着笑容回应道。

2. 首 日（1）

2. 首 日

莊静兰握剑，嗖的一声抽出剑刃—这是品质不良、批量生产的配给品。他忍不住忆起过去一直随身佩带的宝剑。那双剑现在究竟在哪里呢？思及此，他不觉自嘲起来：现在的自己，即便手中握有那双剑，又能做些什么？

静兰叹了一口气。自己虽为武官，排行也是最基层的基层，几乎不可能处理需要用剑的事务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剑这种玩意儿只要当装饰即可。对他而言，这正如同留在他们身边的交换条件。只是从现在开始……

这时忆起往昔所获赠的宝剑，静兰十分清楚其中的缘由。

“没想到吏部考试之前，还要做这种事情。”

坐在摇晃的马车内，秀丽俯望一身白色衣裳。只有进士才会穿着白色官服。由于在分发去处之前尚无任何官职，因此披上这个代表无位无冠的颜色。白象征七姓家族之一的白家，原本白家直系子孙才可使用这个颜色，不过向来属于武官门第的白家似乎丝毫不介意，大大方方允许新科进士使用。看来要和这件官服相处一段时间了。

驾车的静兰苦笑着回头说：“不是每年都这样，听说从绛攸大人那年到现在，时隔七年，才又采取这种模式。”

“公文上面写明，要暂时留在王城里，随各部的前辈们熟悉工作流程……这段时间就像实习一样，对不对？”坐在对面的影月也和秀丽一样，看起来就像“被官服穿”一般。

“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秀丽姐，你好像闷闷不乐啊。”

“是啊，我只希望不要被分发到中央宫那一带去。”

回想起去年夏天，秀丽的脸色不禁僵硬起来。她万万没想到当时会遇上那样的状况。当时她以为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，所以女扮男装

开开心心地工作，不到一年后，她竟然以女子身份再次回来……要是事情被揭穿，该如何是好？当时跟在黄尚书大人身边，见到的几乎都是朝廷大官……应该有办法应付吧？反正也不会把一个刚刚及第的菜鸟扔到高层部门去实习吧？

“秀丽姐。”

“嗯？”影月这么一喊，秀丽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。

“一起加油吧。”

秀丽感到不可思议：为什么这名少年的“加油”听不出一丝敷衍，听来发自肺腑地认真？语气开朗温和，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坚毅。身旁有人告诉自己“一起”加油，秀丽感觉自己非常幸运。

“别忘了，我就在你身边—”

“你真好。”

当初能通过会试与殿试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影月与龙莲两人陪伴在身边。然而这一次，秀丽却必须独自面对挑战。

“谢谢。”想必同期的每位进士都要面对现在的情况，秀丽壮起胆子。

“小姐，影月小弟，王城到了。”

静兰的话让秀丽和影月抬起头来。

2. 首 日（2）

穿过城门，一名身着羽林军军装的武官迎面走来。

“辛苦了，接下来由孤……不对，由我为各位带路是也。”

望见这名别扭地使用敬称的青年武官，三人顿时哑口无言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啊!”

秀丽使尽浑身力气大吼。

“我也实在太好说话了。”绛攸边整理奏折，边瞅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。

一旁的楸瑛笑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就各种层面而言，我觉得这个对策很有创意。况且这次静兰毫无用武之地，以陛下的本领，加以弥补绰绰有余。”

“再加上……”楸瑛一边帮助绛攸，一边补充道，“你不是单单为了同情陛下，才会答应这件事吧？”他相当明白，绛攸并非那种处理公务时会受私人情感影响的人。

“可以这么说吧，总之，他只要准时参加朝议，选定春季除授大典之日，做好基本工作就行了。”

“对了，这次的教官据说还是礼部官鲁大人。”楸瑛怀念地眯起双眸，“绛攸，我们那时可真是被整得好惨。”

“好似把我们当成杀父仇人一般的眼中钉来训练。”

“秀丽姑娘他们接下来恐怕不好受了，况且我们的工作量又要增加了。”楸瑛瞅着庭院里陆续绽放的花朵，微微泛起苦笑，“看来春季的除授大典又会是一场混乱吧？”

“没事的话才奇怪，想好对策了吗？”

“你在问谁呀，绛攸？”

“我听说你这阵子常上妓院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是去工作，别太嫉妒我，绛攸。我好歹也是个身心健全的成年男子嘛。”

“有时间去妓院，不如先去看看大夫，把那颗满是豆腐渣的脑袋换掉！”

楸瑛面带轻笑，如同闲话家常一般顺口逸出一句：“我接获情报，已经找到‘那只戒指’了。”

绛攸顿时睁大眸子。

“公文的时间弄错了？我们两人的公文都是错的？这太夸张了吧！”

“要、要迟到了。”

秀丽、影月以及自行跑来带路的刘辉三人在庭院中拼命奔跑。

“你们怎么这么慢？”

刘辉这句话令秀丽一时愣怔，想质问的念头顿时抛诸九霄云外—慢？自己应该是提前抵达才对呀！听到刘辉说，集合时间比公文中所写的更早，秀丽与影月脸色突变，于是全力冲刺。只是不知为何，身后有一群与镇上流氓相去不远的小兵紧追不舍。

“那群士兵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定是有人刻意派来，阻止你们顺利抵达的。”刘辉纠起眉心，“竟然动用下层士兵，那人还真闲……啊啊，往那边的草丛跑比较快！”

“话又说回来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”

“秀丽姐，对方是国王陛下呀！”

由于国试最后一次考试，是由包括国王在内的国家最高政务部门直接面试，影月自然也知道刘辉的身份。

“没关系的，影月，孤现在觉得很幸福。”

“你马上给我消失在那个池子里！”直奔前方的秀丽，毫不留情地一刀斩断刘辉的痴人梦

2. 首 日（3）

话。

“人家这么尽心尽力，还这么不领情，看来再送你第二只‘爱的稻草人’好了。”

“要送就送普通的稻草，我好拿来做纳豆。”

刘辉一把攫住跑在最前头的少女的手臂，拉向自己胸前，随即以剑鞘敲昏迎面猛冲过来的士兵，然后拖着影月，三个人藏匿于附近偌大一片草丛。等士兵们快步跑过，秀丽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前途多灾多难。”

“所以孤才会来此。”刘辉轻柔地梳理秀丽零乱的发丝，“孤已经暂时将国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工作，交给能顺利完成的某人去处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从今天起，孤……我就是你们两人的贴身随扈。”

“什—么？”

秀丽与影月勉勉强强在规定时间内抵达。两人不顾一切从庭院奔来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礼部官员被上气不接下气地蹿进门的两人吓得倒退数步，两人趁机把自己打理整齐。秀丽还做了个深呼吸，准备迎接下面的挑战。

无法进门的“随扈”刘辉，忽地把手探进身上的夹衣不停摸索。

“秀丽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迟来的礼物，恭喜你金榜题名。”

轻轻递出的，是一朵小黄花。但刘辉却随即缩回手。“我摘了花就直接收进怀里，所以花快要枯萎了……那、那就当作没这回事好了！”

“……这样我就很开心了。”秀丽伸出手，从刘辉手上捧起几乎被压扁的花朵。它名为秋葵，通常是喜庆祝贺必备的，一向做事少根筋的刘辉这次难得送了个恰到好处的礼物—无论是花还是时机。

“谢谢，那我走了。”秀丽报以微笑。

秀丽与影月在官员的带领之下走进大厅，室内的嘈杂声蓦地平静下来，但仅仅维持了顷刻，接着，比刚才更为高声的愤愤不平与窃窃讽刺充斥室内。

“居然真的来了。”

“不自量力。”

“又不是遵循正规程序才考上，还敢恬不知耻出席。”

冰冷的视线与厌恶交织成恶意的利刺，秀丽顿时被戳成刺猬一般。

“好端端干吗让女人参加考试？大概是担心没人考上会颜面扫地，才特地给她通融吧？”

“通融到让一个女人考上探花，也太夸张了吧，简直不把咱们的努力放在眼里……”

“咱们可是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考上的呢！”

“想到女人也榜上有名，好不容易高中的喜悦也大打折扣了。”

“女人只要待在家里生小孩，乖乖相夫教子就够了。”

“真是，区区一介女流会有什么能耐？况且只是个小丫头！”

心猛跳不停，不仅如此，全身也不停打战，及第之后，闲言碎语就不绝于耳，到现在仍然无法适应，秀丽开始觉得自己很没用。

抬头、挺胸！

这是一句咒语，是秀丽最敬爱的一位女性过去施加在她身上的。

秀丽从来不因身为女人而遗憾，反以因此自豪，所以不会因那些不负责任的谩骂而哭泣—即使因此受到深深的伤害。

她一手轻按夹衣，里面是刘辉送的如同护身符一般的秋葵花，鞭策差点垂头丧气的自己，她抬首直视前方。

本想出声喊她的影月见状，随即松了一口气，笑了。

2. 首 日（4）

年仅十三岁便高中状元的影月，也得不到善意的好脸色，因为他的年纪实在太轻，使人很难坦然表示祝贺。不过他依然故我。

“礼部尚书蔡大人，礼部官鲁大人驾到。”

门吏一声宣告，整个大厅立刻鸦雀无声。

礼部长官蔡尚书是一位年近半百、心宽体胖、面带温和笑容的朝廷重臣。相对的，鲁礼部官看起来年纪与蔡尚书相去不远，但不苟言笑，表情相当严肃，让人不禁觉得他打从出生以来，脸上的肌肉从来不曾牵动过。

“在此先恭喜各位金榜题名。”蔡尚书笑眯眯地环顾在场全体进士，“陛下有旨，今年第一甲二十名暂时留于朝廷观察，各位从今以后将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。虽然时间有限，敬请各位善加利用此次机会，尽可能多方学习，由衷期待有朝一日能在朝廷的中央宫见到各位的活跃表现。”

语毕，他便望向站在身后的鲁礼部官。

“向各位介绍，各位的指导教官便是这位礼部官鲁大人。鲁大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，相信一定能带领各位更上一层楼。非常抱歉，由于工作繁忙，我先失陪，接下来就交给鲁大人了。”

鲁侍郎连头也不点一下。蔡尚书望着沉默不语、以几近灰色的眼眸锐利地扫视所有进士的部属，困扰地捋着短须说：“礼部官鲁大人，虽然由你全权负责，但他们尚未受封官职，所以希望你能手下留情。这群进士未来都将成为举足轻重的高官能吏，务必请你谨慎相待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鲁礼部官的回应，简短到可用不屑一词形容。蔡尚书投去略显担忧的目光，离开大厅。

接下来，鲁礼部官再次环视在场全体进士，对着每个人送出打量的视线，眼神停留在秀丽与影月身上时，瞬间转为锐利。

“红进士、杜进士，为何你们的官服看起来特别脏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“不准回嘴！一点教养也没有，看来你们还不够自觉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敢情你们把这里当成鸡舍了？好，等会儿我就分派合适的工作给你们两个。”

即使说明公文标示的时间有误，又遭到士兵追赶，不得已只好穿越庭院急奔而来这些理由，恐怕也不可能被采信，两人于是放弃辩解。

鲁礼部官的语气一如他的外表，冷漠而不带一丝情感：“本年度新科进士第一甲二十名，在决定分发去处以前，由身为礼部官的我负责监督，分派各位工作也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我虽为礼部官，但也会将各位的表现逐一做成书面报告，向吏部提交以供参考。”

大厅内顿时一片哗然。向吏部报告，意味着他的评价很有可能影响众进士所分发的去处与职务。进士间的氛围霎时变了。

“在上榜考生之中跻身第一甲的各位，将来均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。身为当今陛下在位期间的第一批进士，各位的一言一行可谓举足轻重，因此，这次采用特别方案，在分发之前的两个月，请各位留在宫内，虽然没有官职，但必须担负各项实务工作。一个半月之后，请各位针对这段时间，归纳想法予以呈报。呈报对象不是我也无妨，亦可以联署呈报，内容与形式不拘。”

诧异的耳语此起彼落，充斥于整个大厅。仿佛想平息这阵喧哗，鲁礼部官响亮地跺了跺脚。

“此外，每天早晨卯时六刻（七点）在这个大厅举行朝会，确认工作内容与结果，绝不准迟到。”

鲁礼部官从怀中掏出公文，又说道：“接下来，我要宣布各位的分发之处与职务。详细内容，记得向你们的所属之处询问。”

接下来，他开始高声朗读公文。

2. 首 日（5）

“礼部官鲁大人啊—”

矗立于御花园一隅的高楼顶端，霄太师与宋太傅正举杯对酌。霄太师也在这个特别的地点为缺席的亡友摆了一个酒盅。这个习惯一年以来不曾改变。

现在，这群年轻的进士大概已经吃到苦头了吧。俯瞰全体进士集合的宫殿，霄太师咯咯发笑。

“想想，也好久没听到那个谣言！”

“在上司面前阿谀奉承，私底下以教育为名虐待新晋官员……已经五十好几，却只是个虚有其表的高官，一不高兴就欺负菜鸟泄愤— 一成不变的谣言，在这个时候才会流传出来。”

宋太傅一饮而尽，道：“这叫试金石吗？”

“不可或缺吧。”霄太师饶有兴味地回应。

这么多年来，不知看过多少次这个表情，宋太傅暗地叹了口气，微微摇首。“名剑在铸造之际，也需要不断重击、敲打，以测试其极限。不过他也可以功成身退了吧。”

“等到春季除授大典的时候，就看陛下如何决定了。”

李树花瓣随风飘散，轻轻飞入霄太师的酒盅。

“呵呵……两个月后有好戏可看了。”

“对了，霄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，那个出现在这里的男鬼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咱们来比酒量，你赢了我就听你的，只是还没分出胜负。”

“还不等分出胜负，厨房的酒就先被一扫而空了！我刚刚去了一趟厨房，尚食长官气恼得连一坛也不肯给，况且跟你比酒量，从来没有分出过胜负！”

“那就表示，以后还可以继续挑战呀。”霄太师舔着酒盅边缘，眯细双眸。

“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年纪一大把了还是改不了！”宋太傅无可奈何地瞅着这位朋友。

“你也是一大把年纪了，肝脏还很健康嘛。”霄太师喜滋滋地将沾有花瓣的酒一饮而尽。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）

3. 春季新生训练

“什么……那、那个小盒居然不见了？”

在妓院的最顶层，听闻这项报告，年已半百的男子汗如雨下，焦急地在房内来回踱步。

“我已经知会对方，说找到东西了，这下要是弄丢了，别说高额报酬，就连难得的升迁机会也全部泡汤啦！”

“大官爷，您就消消气吧。”

一个悦耳的声音娇滴滴地传来，容貌比声音更高雅美艳的女子斟了一杯酒。即便忐忑不安，男子依然往椅子上坐下，狠瞪一群流氓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！老子我花大钱养你们这群人，简直白养了——”

“老、老爷，小、小的有些眉目，其实不是不见……应该是被抢走了。”

“被谁抢走？拿得回来吗？”

“这、这个……小的已经查到那个抢走小盒的家伙的落脚处。老爷应该也知道，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那个女官吏身边的小鬼。”

“什么？那个小鬼吗？”举杯一饮而尽，男子满脸狐疑。

一群流氓面面相觑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只好撒了点小谎：“因为小盒掉落之后，滚到那个小鬼附近，那小鬼眼明手快捡走了，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加上老爷已经安排，让他无法投宿，所以根本不知他的下落。”

“没错没错，第二天咱们就看见他和那个女官吏走在一块儿。”

“这种事怎么不早说？气死我也。看来脑袋再怎么样，都掩盖不住低贱的血统和身世。哼，无妨，料那个小鬼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男子蓦地噤口，额上再次浮现汗珠，“不对，那小鬼和那小丫头走在一块儿……小丫头的靠山是红黎深。”

男子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红黎深令李绛攸对他所做之事。那令他备感屈辱的事件发生后，黎深在男子眼中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。黎深是个“眼尖的小伙子”，如果那个叫秀丽的小丫头辗转把戒指交到他手上—自己的财富与前途会全被抢走。

这下该如何是好？威胁小丫头和小鬼，逼问戒指在哪儿吗？很不凑巧，他们现在正关在王宫足不出户。倘若逼问不成，还被黎深知情，一切努力便付诸流水。目前黎深并未采取任何行动，这代表他很可能不知戒指一事，还是不要打草惊蛇才妥当。那该怎么办呢……男子脑中，各种念头不停打转。

对了！要是真品不见，干脆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，告诉对方是真品不就得了。最早通知对方发现戒指的就是他，因此他说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，如此一来，必须在假戒指打造成前先下手为强，防范那两个小鬼一不小心走漏消息。

男子笑了—一开始就该这么对付看不顺眼的家伙。

“所谓—死无对证。”

“大官爷？”

“胡蝶，我临时有事，很抱歉，今晚先失陪了。”

“那真是遗憾……”女子漾着谜样的微笑，逸出一声叹息。

戴着面具的户部尚书在批阅公文之际，忽地停下动作，顺手用指尖抵住下巴，沉思顷刻，接着缓缓从批阅完毕的公文当中抽出十几张。

此时，景侍郎边叹气边走进门。

“唉，小秀她们真可怜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！”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2）

去年夏天，因酷暑之故，户部官员陆续卧病不起，陷入前所未闻的人手短缺危机，于是秀丽假扮少年前往支援。景侍郎非常疼爱任劳任怨、辛勤工作的秀丽，并称呼她“小秀”，得知她是女儿身后，仍然不自觉地如此称呼她。

“我就是不吐不快，没想到小秀分配到的工作，居然是到各部打扫茅房！杜进士则是擦鞋！其他进士都分发到各部，分配到的都是正常的工作……你能相信吗？理当是国家栋梁的第一甲两名进士，竟然要去扫茅房和擦鞋？”

“没办法，谁叫对方是那位礼部官鲁大人。”

“对了，我记得你那年也接受过那位大人的指导。”

“是啊，我每天在厨房洗碗，黎深那小子则到马厩打杂。”

景侍郎的眉毛蓦地挑高。“什么？居然要你们两人做这种事！简直不要命了……这不是重点，为什么就这样放任礼部官鲁大人，不闻不问？凭你们两人现在的地位，绝对有办法逼他辞官。”

“有办法的人自然就能熬过来，别管那么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对了，柚梨，把这些加进秀丽和杜进士的工作里头。”黄尚书把数十张公文硬塞给景侍郎，“我记得打扫茅房和擦鞋的工作在中午以前必须完成。中午过后，他们就在府库整理公文吧？在他们两人回到府库之前，找机会把这些内容加进他们的工作当中。”

听见黄尚书语气冷淡地下达命令，景侍郎的怒气终于爆发：“你、你这个人！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什么时候了还要雪上加霜？除了分配的工作以外，他们还得应付每个官员硬塞的杂务，这一点你不会不清楚吧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总比待在一旁无所事事好多了吧！好了，快照我的话去做。”

“凤珠！”

“快去！你既然是我的部属，先看看那份公文再来抱怨吧。”

气得面红耳赤的景侍郎瞥向公文，看着看着，表情开始产生变化，不断翻阅，最后低喃道：“凤珠，你……”

“去吧，我不想再听你念叨了。”

目送行礼告退的部属离去，黄奇人继续投入公务之中。

“哼！非常之好！”秀丽刷刷作响地用力擦洗茅房的地板，气势十足的声音在防臭布巾的遮掩之下，听起来含糊不清，“要是以为这样我就会失志丧气，可大错特错了！叫菜鸟扫茅房算什么，我受雇兼差到现在，已经不知扫过多少间茅房啦！等着瞧，一定要洗得闪闪发亮，让礼部官鲁大人大吃一惊。”

中午以前把各部的茅房打扫干净—这就是鲁礼部官分配给秀丽的工作，加上影月分配到的擦鞋，当场引发一阵不小的骚动。下一刻，所有人几乎都大加嘲讽，说这样的工作很适合他们两人。

抗议的人并不是没有，只是鲁礼部官的表情看不到一丝的缓和。

“负责分配工作的人是我，我的确是在为各位进士安排‘合适’的工作，谁有异议吗？”说着，他便瞥了影月与秀丽一眼。两人随即答了声：“没有！”

影月仍然保持一贯的温和笑容，秀丽则摆出坚定又叛逆的表情—我决不会被打倒。

“啊啊，话又说回来，实在是臭死了，再了不起的大官拉出来的东西都一样！”粗鲁的措辞让人无法想象这出自名门千金之口，秀丽怒气冲冲提起一桶水用力一泼，工作到此告一段落。

“等一下……差点忘了这个。”秀丽把插着一株刚刚盛开的樱花的花瓶摆在窗边，“好了，这下茅房看起来像样一点了。”

拭去额上的汗珠，走出门外，和煦的春风令秀丽杏眸微眯。深吸一口气再吐出，她感觉累积在心头的压力稍稍纾解了一些。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3）

“哦哦，好臭好臭！怎么有猪的臭味？”

后方传来了说话声，一见来者是两名官员，秀丽立刻低下头。

“瞧，那儿有只母猪！”

“脏死了，应该禁止母猪跑进来，茅房也不例外，只要是在神圣的朝廷晃来晃去，就叫人觉得碍眼。下次一定要上奏，建议改进。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无论对方如何冷嘲热讽，秀丽依旧不发一语。两名官员便索然无味地冷哼一声，往茅房走去。

“对了，你听说那件事了没？”

“听说了，似乎动用了蛮大的额度，到底采购了些什么东西啊？”

两人一进茅房，秀丽便伸直背脊，感到双手发麻。由于握拳太紧，掌心整片泛白，留下了深陷的指痕。她瞅着指痕，微微阖上双眼，接着抬起头来……

“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居然让状元郎帮我擦鞋。”

说的与做的截然不同，官员刻意丢出嘲弄与鞋子。影月报以笑容。“哪里！这是我分内的工作。”

虽然贵为状元，但影月仅有十三岁，而且没有王公贵族或名门世家做靠山，毫无权位，又无拘无束。年纪轻轻便步上仕途的他，经常遇到许多又嫉又羡的视线，善意的目光自然少之又少，因此对他而言，即便感觉不像秀丽那么糟糕，皇宫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。

“据说你出身黑州的乡下，生活相当贫困，这些工作你常做吗？”

“嗯，是的……啊，不过我从来没有擦过这么高级的鞋子。”

无论外人怎么冷嘲热讽，影月总是保持微笑，有时反而更容易引起反感。不少人在穿好鞋子准备离去之际，会佯装不小心，故意踢到他。然而影月的笑容从来不曾消失过。

“今天是第四十九人了，再来一个人就满五十人了。”

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
一双高级鞋履轻轻摆放到擦鞋架上，影月抬起头来，接着微微一笑。“我这辈子头一次擦国王的鞋子。”

“嗯，孤也是头一次请人擦鞋。”刘辉兴致盎然地蹲下身来，注视影月擦拭鞋履的动作。“原来鞋子要这样擦，才会愈擦愈亮啊。”

“鞋子不同，擦鞋布的种类也不一样！容易磨伤的鞋子就要用软布来擦。”

“唔嗯，这就叫老祖先的智慧吗？还是‘豌豆知识’？”

“您指的是生活小常识吗？”

两人的对话中断了片刻，在细微的擦鞋声中，刘辉缓缓询问道：“辛不辛苦？”

影月的笑容愈发深了。“不会……擦鞋也可以学到不少事情。”

“这样吗？本来想鼓励你再忍耐一下，还是算了。”

“我没什么，您最好多关心一下秀丽姐，她比我辛苦好几倍。”

刘辉轻笑起来。“孤明白……影月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这个，给你。”

望着递过来的小包袱，影月歪歪头，不经意打开一看，忍不住睁大双眸。

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，这个可以派上用场。”

“呃，可、可是这个，是不是应该给静兰大哥才妥当？”

“不……静兰目前无法随时留在秀丽身边。”即使静兰留在秀丽身边，也无法如同影月一般大方地现身，就像现在一样。这就是所谓上下有别。

“鞋子擦好了，请看。”

见到影月递来的鞋子，刘辉发出赞叹：简直如同全新的一般。

“那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您要不要与我一同用午膳呢？”

“唔嗯……不管别人说了什么，你总是笑脸迎人。”

一脸正色、全无揶揄之意的国王，让影月面露苦笑。

“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在意的，只希望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人生只有一次，带着笑脸过日子不是更快活吗？”

“看你年纪轻轻，没想到这么豁达。”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4）

“啊哈哈……每个人都这么说，或许是因为我曾经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吧！”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影月开朗地笑了。

此时，中午洪亮的钟声响起。

中午时分，秀丽与影月依旧来到府库附近人迹罕至的池塘边用膳。

“……你又来了。”

瞅着一脸理所当然、悠然自得伫立一旁的刘辉，秀丽气得全身打战。

“怎么可以不来，不是说过孤是你的随扈吗？接下来，孤会如影随形跟在你身边，只要你一句吩咐，孤会立刻出现。”

“这比中邪还可怕，况且根本不用我吩咐，你就会主动出现。”

“不对，孤是准备紧紧黏着你不放，就像抹上了糨糊一样，如此一来，就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”

“你这样反而让我更担心！”秀丽毫不客气地大吼，“你以为你是谁呀!”

“放心好了，只有朝中重臣才知道孤的长相。”

“重点不在这儿吧！”影月一如往常地为眼前的两人捏一把冷汗，“就算需要随扈，像先前那样找静兰来，不就得了！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静兰只是守卫，在十六卫当中属于中层武官，想入宫的话，势必受到相当多的限制，而且他的职务并非担任他人的随扈。”

“所以你才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秀丽倏地噤了口，接着羞愧地低下小脸，“没什么。”

此时，刘辉的目光瞥往另一个方向—有个人正屏气凝神躲在树荫之中：即便担心不已，现在的静兰也无法现身。

“你们两人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，既没有官位也没有职务作为后盾，哪天突然下落不明，也不会有人介意。孤也无法派人公开搜索、兴师问罪。”

“意思是，我们会有生命危险？”

面对开门见山的疑问，刘辉毫不犹豫地颔首，未加隐瞒：“最糟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到处都有那种只因看不顺眼，就可以轻易夺人性命的鼠辈，况且打一开始，起用女性官吏一案便遭受强烈反对，到现在仍然不见缓和。即使有人任意跨越界限，把你和影月赶走，也不足为奇。”

于一旁静静听着两人对话，影月正准备递出三副筷子，忽地失手掉落，他连忙捡起来用手巾擦拭。

“影月也是这样？”

“照理说来，秀丽你比较危险。不过当时一群王公贵族为新科进士大开宴席，影月不是陆续拒绝了所有人的提亲嘛，连敬酒也推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那时他二话不说就断然拒绝。”

“呃？可是我才十三岁，况且我都表明不会喝酒了。”

“应该是拒绝的方式不对！不会喝酒的话，只要假装喝下去就行了。在宴席上当面拒绝敬酒，只会让那群高傲的王公贵族感到颜面无光、自尊心受损。对于提亲之事，他人向来都是表面敷衍，之后再私下婉拒。提亲是上位者的乐趣，假如在众人面前推辞，就等于表示：‘跟你结为亲家？哈哈哈哈！把脸洗一洗再来吧！’”

一定又是霄太师送了他什么奇怪的书，秀丽心想，她开始为国王这阵子读书的偏好而忧心忡忡。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5）

“什么？是、是这样吗？”一向不知这个不成文规矩的影月，吓得差点跳起来。

“王公贵族难得赏脸接纳一个无权无位的平民百姓成为自家女婿，影月的拒绝自然令他们恼羞成怒。生存于朝廷之人惯于争权夺利，任何小事都可以成为把柄。‘听说某个大官爷向一个名不见经传、出身市井的新科进士提亲，结果遭拒’，这样的谣言，便足以成为众人口中的笑柄，遭他人讥嘲贬损。如此一来，对方会把所有责任推到影月身上。应该说，你早就得罪对方了。这样相当危险，一旦对方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，就更不在话下。”

“呃，这……秀丽姐，快趁热喝茶吧！”

对于明显在逃避现实的影月，秀丽报以同情，默不作声地饮茶。她忽地歪歪头—这味道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

“不过你们尽管放心，只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。”刘辉利落地打开御膳房送来的木饭盒，“不用想太多，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。”

一闪而过的锐利神色令秀丽屏住气息，她从来不曾见过刘辉这般表情，只是……

“拍胸脯保证的时候，脸上还粘着饭粒，你一点进步也没有。”

刘辉颊上的饭粒让秀丽重新调整想法—是自己看错了。

“噢哦，这阵子你的办公房可真壮观啊！”一踏入绛攸的办公房，楸瑛就夸张地挑眉。

高级书信匣与琳琅满目的礼品如小山般占领了室内一隅。绛攸望着这座小山，厌烦地叹息：“哼，这些胆敢贿赂我的家伙，以为我会给他们好脸色看吗！”

“应该说，他们不敢什么都不做，大多数人只是想讨好你罢了。”

楸瑛随手翻阅着书信，只见“敬请大人多多关照……”这种没有主语的句子绵延不绝，对方毕恭毕敬的姿态跃然纸上。

“因为众人认为，这次除授大典，握有裁决官职升降之大权的，是你与吏部尚书大人。”

“送礼还好，就怕有人借此出清存货，作为胁迫的证据。”

瞅着满脸极为不悦的绛攸，楸瑛随即恍然大悟：“哦，又到了让人心惊胆战的说媒时期了啊！”

“真是的，要讲几遍‘我讨厌女人’，你才听得懂！为了升迁而刻意前来提亲，未免也想得太简单了吧，这些人脑袋有问题吗？”绛攸啪的一声把一轴精致卷帙摔向桌案，看样子是相亲对象的肖像画。

“啊哈哈，这让我想起了进士及第那个时候。”

“不准回想！赶快忘掉！从记忆里完全抹杀!”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6）

“其实你本来不是那么讨厌女人，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许多事，导致你产生偏见。”

“这不是偏见！我太了解女人的本质了。那真是难能可贵的经验！”

“正因为有一个数次为你解围的机灵好友，你才能在这里大放厥词。”

“我、我又没叫你帮忙……”

“有，你这颗顽固的石头绝不会主动求救，幸亏我及时察觉你的困境，好心伸出援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咱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”

“你、你这臭小子去撞豆腐自杀算了!”

画轴以惊人的速度迎面飞来，楸瑛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住，顺势摊开。

“当时吏部尚书大人也在一旁看好戏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面阻拦……哎呀，这画中似曾相识的姑娘是……”楸瑛的视线停留在眼熟的肖像上。绛攸则冷哼一声：“很有意思吧，要的话给你。”

“的确很有意思，那我就收下了……可是这个人被你和吏部尚书大人修理得那么凄惨，居然还愿意把女儿送来，脸皮真是厚得可以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是那个人—”

“可是负责实行的是你吧。”

忆起那段痛苦过往，绛攸正欲反驳，楸瑛随即出言打断：“呵呵—那时真是太精彩了。那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假发扔向你，结果假发碰上烛火，整个儿烧成灰烬。他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惨叫实在很好笑，让人再次看到，被红黎深列入黑名单的下场有多么可怕。后来那个人仍然若无其事地戴着假发，这也算是一种毅力吧。”

“你来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吗？”

“啊啊，没错没错。”楸瑛利落地卷起画轴，拍拍肩膀，“燕青捎信前来，表示他已经从茶州出发，大约一个半月之后抵达。据说那位姑娘—香铃—也与他同行。”

这意料之外的消息令绛攸睁大双眸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她想亲自说明茶家内部的实情，顺便也想见见秀丽姑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秀丽姑娘并不清楚香铃前往茶州的理由。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！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绛攸站起身，面无表情地从窗边俯瞰，视线的前端正是府库，“现在和那时不同……现在的秀丽已经是朝廷官员了。”

楸瑛笑了—能让绛攸平等相待的女性，只有她一人。

“也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”楸瑛颔首，觑着好友板得死紧的脸，“绛攸，你刚才说很清楚女人的本质，那秀丽姑娘也一样吗？”

“她是我的徒弟，不包含在女人的范围内。”

“可是你别忘了，秀丽姑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子。绛攸，讨厌女人也无妨，但希望你不要忘记一点，你了解的仅仅是女人非常微小的一部分罢了。”

面对绛攸置若罔闻的态度，楸瑛又轻笑起来，说：“她似乎很努力，再怎么不喜欢，也要忍受闲言闲语，还得面对种种不堪。现在再也看不见秀丽姑娘的笑容，感觉蛮遗憾的。”

顾虑到秀丽的立场，他们两人暂时不再造访红家。偶尔在长廊碰面，秀丽也总是低埋小脸，虽然同处宫内，却无法正面瞧上她一眼。自从她成为朝中一员，身份的差距、地位的悬殊便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，无冠的秀丽不能直视他们。从一开始，他们便明白这一点。

“我也觉得很落寞，假如她如此对待陛下，陛下一定会受到不小的打击。”

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是无与伦比的存在。从不恃宠而骄、向来公私分明的她，想必会毫不迟疑地向国王跪拜叩头吧，但这一举动并非针对紫刘辉这名男子，而是针对一国之君。

“他担任随扈，或许对秀丽姑娘造成了不小的困扰，不过我可以理解，也认为这么做是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7）

确的。只是陛下不在朝中，你必须极力隐瞒，实在辛苦。”

“这不是一句辛苦就能带过的，引开众人的注意力是一项大工程。”

“好好加油，我失陪了，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呢。”

楸瑛面露微笑，步出房门。

走在长廊中，蓝楸瑛的目光移向刚刚离开的办公房—对秀丽与他自己的立场，绛攸应该早已有所察觉吧?

黎深大人膝下无子，仅有一名李姓义子。众人公认，他极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宰相，因此红氏一族绝不会不闻不问此事。而原本理应成为红家宗主的长子邵可，则育有血统最为纯正的红家嫡系长千金。以才能与血统而论，红氏一族将如何看待这两人呢? 稍微动动脑筋就能发现，红家可以继承这个沉重姓氏的子嗣出奇地稀少。

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黎深大人不让绛攸姓红呢? 蓦地，楸瑛略显焦虑地蹙起眉心。他不知有多少次想提出这个疑问。他十分明白，其实好友非常在意这件事。

中午过后，对秀丽与影月而言，现在才是胜负的关键。

“唔……做、做不完……”

深夜时分，秀丽与影月仍然留在府库。庞大的工作量让两人入朝以来从不曾返回家门。他们已经连续十天待在这里迎接黎明的到来。

“真、真的做不完……”

兴许是已经越过了疲惫的顶点，秀丽与影月异常清醒，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大，正与堆积如山的公文拼命搏斗。刘辉则趁着两人在府库工作之际，信步外出闲荡去了。

“这边送到工部、这边送到刑部、这边送到礼部……这边、这边和这边送到门下省和中书省，啊—还有九寺和五监的部分，先集中到这边，待会儿再一起整理！”

“前年礼部预算结余是……呃，先做高官俸禄细目……”

今天的秀丽面露厉鬼般的凶相，归类文件，影月则飞快地打着算盘。两人全力奋战之际，却不时出现不择手段扯他们后腿的官员。

“噢哦，加班到这么晚真是辛苦了，不过既然能高中状元与探花，想必这些工作对两位而言，可说是易如反掌。来，这些也麻烦两位了，因为本人很忙。今天一定要完成哦。”

对方故意往秀丽好不容易分好类的文件上，扔下小山般的公文，又佯装不小心撞到影月的算盘，让他先前计算的部分必须重新来过。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然而每有官员前来，无位无冠的两人均要叩头跪拜。

官员离开之后，秀丽气得全身发抖，紧握拳头。

“那个家伙！每次我刚扫完茅房，他就会故意跑来弄脏地板，我会好好记住他那副德行和官名。什么‘本人’！我在茅房听到，他其实是走后门才坐上现在的位子！”

“记得，他是礼部的和官员—他也常到我那边叫我擦鞋。”

“对了，你的计算又得重来了吧？我看你已经算到好几位数了。”

“啊，我还记得刚刚算的数字，倒是秀丽姐还要重新分类。”

“呵！别忘了人是擅长学习的，我早就在分类的文件上做好标记，不用担心。”

带着睡眠不足的黑眼圈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抿嘴一笑。

此时，红邵可从书柜后方冷不防探出头来，战战兢兢地对着形同幽灵的爱女与少年问道：“呃……你、你们两人没事吧？要不要喝杯茶……”

“爹你不要过来！要是喝了爹泡的茶，会一命呜呼！”

“好无情……”被女儿瞪了一眼，邵可暗地里感到十分沮丧。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8）

“对了，爹你怎么还不回去？这样家里不就只剩静兰一个人了吗？”

“我的工作也还没做完，没办法回去。”

假装听信父亲笨拙的谎言，秀丽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进行分类。其实父亲的体贴让她非常开心。

东方的天边逐渐染成蓝色之际，秀丽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眸站起身来。

“好！接、接下来把这些送到各部去！”

“小、小心慢走……秀丽姐。”

“嗯，影月你也快算完了吧？不用管我，先小睡片刻吧。”

“可是这么多公文，根本没办法赶在卯时六刻前送达，我来帮忙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所有近路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，因为去年夏天东奔西跑……”秀丽陡地捂住小嘴—糟了！大概是忙昏了头，差点说溜了嘴。

“总、总之，想睡的时候一定要睡！你和我不同，你还在长身体！”说着，秀丽便步履蹒跚地打开府库门扉，随即睁大双眸，“影月，又摆在门口了。”

“啊？今天也是吗？”

昏暗的门外摆着茶具与饭团。从第一天开始，每天都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两人份的早饭并排在门口，今天是饭团，有时是点心或小菜。从味道来看，这绝不是出自爹之手。秀丽心想会不会是刘辉，询问之后，他摇头否认，所以她认为可能有人恶作剧，一开始连动也不敢动。但不知为何，刘辉却信心满满地打包票：“没有问题，放心享用吧。”

于是，秀丽和影月便欣然接受不明人士的慰劳。

“今天是龙泉茶……”

“这茶可以消除疲劳呢。”

两人疲累不堪地对望一眼，微笑起来。陌生人的关怀着实令他们感到十分贴心。

“我回来再吃好了，你先用吧。那我走了，没关系，你尽管睡就是了。”秀丽捧起大批公文，直奔长廊而去。

确认房内无人之后，影月从怀里掏出全新的手巾与装有液体的小瓶子，把液体倒在手巾上，随即小心谨慎地擦拭双手，并戴上薄手套。接着他在秀丽等会儿要送的卷轴与公文中仔细搜索，抽出数十张，着手抄写于其他纸面。抄写完成，他对照内容后，便毫不犹豫地将原来的公文撕毁，用烛火点燃。此时的影月散发出与平时迥异的阴森气息。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又在另一张纸上抄写起来，确认墨水干涸，再折成小到不能再小的尺寸，轻轻收进夹衣。

若无其事再度展开工作的影月，完全没有发觉隐身于书柜暗处、屏气凝神的邵可，正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“接下来是礼部。”

捧着公文，秀丽感觉心情有些沉重。虽说其他部也经常冷嘲热讽、造谣中伤，但礼部最为肆无忌惮，理由只能来自礼部教官鲁大人—那个脾气古怪、心眼又坏的教官。

绝对是他在搞鬼！身为长官的蔡尚书那么和蔼可亲，为什么下属却是那副德行？光是在这个部来回一趟就得耗掉不少精力，不过秀丽今天依然打起精神前往。

走在前往礼部的路上，秀丽一如往常来到转角处，忽地感觉左肩遭受一股不小的撞击，顿时惊慌失措地停下脚步。数颗泥球接连迎面飞来，秀丽反射性地抱住公文匣连忙闪避，但数量太多，无法躲开，结果被数个泥球命中，纯白的进士服被染成斑驳不匀的焦褐色。

“打中了打中了！”

一群年纪老大不小的官员瞅着秀丽，面露嘲讽的讪笑，看来十分得意。

“看到女人走来走去就觉得碍眼！”

幼稚的恶作剧！只见泥球再度飞来。可惜这群脑筋发达、四肢简单的官员，与成天追着一群小顽皮的秀丽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秀丽利落地把文件匣摆在一隅，使出打雪仗的本领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9）

轻松闪过。老实说，玩这种把戏，谁也不是她的对手。

“谁叫你躲开的！”这群闲着没事做的官员一脸不悦，愈扔愈起劲。

这、这些人是脑筋有问题吗？这些人真的是人称“国家智囊”的朝廷官员吗？秀丽觉得丢脸到连喊的力气也没有。她藏身于柱后，无奈地发出喟叹之际，攻势忽地停止了。

周围异常肃静，秀丽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，只见那群官员面色惨白地盯着后方。顺着众人的目光往后一瞧，绛攸正站在刚才经过的转角处，一摊泥巴不偏不倚命中官服胸口的位置。

“看来贵部正在流行这种莫名其妙的游戏啊，蔡尚书大人。”

绛攸掸落泥巴，望向同行的礼部尚书。

“你、你们究竟在做什么！这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向来笑容可掬的礼部尚书也不由得面色发白。

一群年轻官员缩起脖子，小声道：“对、对不起……是、是礼部官鲁大人……”

这个名字让绛攸变了脸色，蔡尚书也同样脸色突变。“全、全是本官监督不周……请移驾礼部，我会马上派人为大人准备替换的官服！”

“不用了，没关系—哎呀，说人人就到，那不是礼部官鲁大人吗？”

从年轻官员们身后出现的鲁礼部官，瞥了现场一眼，忽地察觉秀丽就坐在柱子后面，随即投去严厉的目光，斥道：“红进士，你在做什么？现在还有时间在那儿休息？既然你这么闲，那长廊的清扫工作就交给你吧，在朝会之前打扫干净。”

秀丽心头一惊，刚才遭受这阵可笑的泥球攻击，结果耽误了不少时间，交代的工作分明快来不及了。

“什么……”

“有什么异议吗？”

绛攸的视线让秀丽十分难堪，于是咬紧唇瓣，叩拜接受。

不知不觉长廊聚满了人，鲁礼部官表情严肃地驱散围观者：“没什么好看的！众人快回工作岗位，这里打扫完毕之前暂时禁止通行。您没有异议吧，蔡尚书大人？”

语毕，鲁礼部官对着蔡尚书与绛攸行礼，告退了。年轻官员们也无声无息作鸟兽散，人潮逐渐从长廊退去。

与蔡尚书联袂前往礼部的绛攸，连看也不看秀丽一眼，径自擦肩而过。

“不要寄望我和楸瑛会伸出援手。”如同当时的声明，绛攸完全把秀丽当成陌生人看待，仿佛连四目交接都不行。

等到所有人离去，秀丽才缓缓抬起小脸。随手乱扔的泥团把地板弄得黏黏糊糊，连驻足的空间也没有，唯一可庆幸的是收在一隅的文件匣奇迹般安然无恙。

“看这情况……我再怎么厉害，也得花上一阵子才能打扫干净了。”秀丽干笑数声，迈开步履去取清扫用具。身子好沉重，失去焦点的视线落下，她看见纯白进士服上几近干涸的泥块，内心禁不住颤抖，不由闭上双眸，做了个深呼吸—不要哭，说好不哭的。

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心会变得脆弱。即使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，秀丽也不容许自己哭泣。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哭哭啼啼。虽然哭泣不代表失败，一旦泪水夺眶而出，心也会随之瘫软无力。

打在身上的泥球，表明只要身为女人，在官场中连基本的人格都会被否定。在这里，秀丽的人格不代表任何意义，单凭她身为女人一事，一切努力都可以被抹杀殆尽—这就是极不合理的现实。

她感到，倘若不以愤怒来掩饰，就会如被悲伤笼罩那般痛苦、不甘、难过。然而这里不是放声大哭的地方，这里是战场。

抬头、挺胸！如同吟唱咒语一般低喃着，秀丽抬起小脸。这时才发觉家仆正站在眼前。

“……静兰。”

他是何时出现的？秀丽纳闷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因为静兰随时都守候在自己身边，然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0）

而现在……

“不行，静兰你快走，不然你会宠坏我的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只有这个时候，我不能依赖任何人，不管是你还是爹，因为这是我自己决定、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依赖别人。”语气固然僵硬，声音固然沙哑，但秀丽紧闭双眼，明确表示，“我现在—很幸福。”

整日受人批评、嘲弄；上午清理茅房，下午直到翌日清晨还要忙着处理众官员推卸的工作与杂务；无法好好休息，每天不停东奔西跑、点头哈腰；动辄面对令她伤心的挫折，然而……她觉得很幸福，远比一年前在后宫当一个受人伺候、样样不缺的千金大小姐那段日子要好。

她实现了原以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，穿上了原以为这辈子永远不可能穿上的进士服，并得以以女人的身份进入外廷。她抓住了梦想，回想起“连想都不敢想”的过去，便不会向人哭诉。

“清理茅房的工作、众人的闲言闲语、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一年前的我一定会拼命哭诉，但现在，在梦想的阶梯上已踏出一步的我做不来。虽然我以前老是一有什么事，就找你抱怨吐苦水，但这次不行，不能向你撒娇。想哭的时候我也要一个人哭，这也算是我的坚持吧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静兰的手伸到她脸颊边。

秀丽闭上了双眼，按着他的手。“不行，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走吧，现在……我的心情还不稳定，也许忘了刚才说的话，开始哇哇大哭，吐着苦水。对我来说，向静兰哭诉是很容易的。”

轻轻碰触的指尖悄悄拿开了，接着是一声轻叹：“小姐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如果您真的撑不下去，请务必前来找我，并非为了您自己，而是为了我。”

最后的呢喃听来犹如近在耳边。秀丽感受到他呼出的气息，不禁睁开眼，但静兰已经不见踪影。

“您不可以出去！”楸瑛按住正要奔向秀丽的刘辉，“您想想微臣为什么要让绛攸过去！”

他的口吻难得地急促起来：“微臣说过，您现在的责任是维护秀丽姑娘的尊严以及保护她的安全，而非排除毁谤与中伤。她必须自己渡过难关，假如这时一蹶不振，就代表到此为止。一个不堪一击的女官员在这个王宫里是无法生存的，秀丽姑娘也十分明白这一点。她那样咬紧牙关努力奋战，甚至没有求助于静兰。假如陛下您现身袒护，岂不前功尽弃！”

刘辉扭曲着俊秀的面容，宛若一个挨骂的小孩。楸瑛毫不放松手上的力道，继续对他晓以大义：“动用权力的守护是毫无意义的，如果她不能以自身的力量突破这些难关，便永远也得不到众人的认同。因此我和绛攸决定，无论看见什么听见什么，一概不会伸出援手。现在能够帮助秀丽姑娘的，只有同期受训的那群进士而已。”

刘辉咬牙，他很清楚这一点，可是……

“您该做的是另一件事才对。”

“传旨……下去，从今以后鄙视‘女官员’者，当庭撤销官职，家产悉数充公，并从紫州驱离。侮辱朝廷官员理当受到惩处，现在必须做好准备工作，以便在朝议时提出草案，将进士任官之前的实习阶段予以制度化。”

“遵旨。”楸瑛总算松开刘辉的手臂。

“孤……实在是一点忙都帮不上。”刘辉按住额头，似乎正隐忍着痛楚。

“陛下您该做的都做到了，事前察觉这一荒谬的行动并通知绛攸，这样就够了，况且……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1）

哎呀！”

楸瑛抬首，望见身材瘦小的状元从长廊奔来，来到秀丽身边。

“秀丽姐，府库的公文我全部送完了！呃？是啊，秀丽姐只要把手边的礼部公文送去，全部的工作就结束了，可以好好休息……因为秀丽姐常常帮我啊—啊，怎么回事？秀丽姐你怎么一身泥巴？”

刘辉紧紧握拳，回过头问道：“你认为秀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官吏吗？”

“以目前的秀丽姑娘而言，或许可以。”

“没错，当官的秀丽也是秀丽。孤希望留在身边的是‘保有原貌’的秀丽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”

楸瑛睁大双眸，随即听出话中的含意，于是轻轻一笑：“微臣的诸位兄长听了一定会感到很有趣吧。女性官吏史无前例，一切看秀丽姑娘而定。假如她成为人人认同的大官，那应该有可能。”

“真漫长。”

“视她和你而定了。”

“只能等待了吗？”刘辉忐忑不安地喃喃。楸瑛则笑逐颜开：“这个嘛，顾虑到秀丽要专心准备国试，宁可静静等待一年、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您，或许有希望。”

正因为刘辉这份坦率的真诚，清苑太子才会如此疼爱这位小王子。甚至连楸瑛，也将他视同胞弟一般，既疼爱他，又为他自豪—自己的亲生弟弟一点也不可爱，所以才更宠他吧。

对面的广场上，两名年轻进士看似已讨论完毕，开始齐心协力清扫地板。楸瑛身在暗处守候着两人，他望向位于长廊尽头的礼部，低声嘟囔着：“礼部官鲁大人啊……”

天色转亮。在当当回响的钟声之中，秀丽与影月在长廊中全力冲刺。

在最后一声钟响结束前的一瞬，两人冲进大厅，差点没踢破大门。

“红、红秀丽，报到。”

“杜……影月报到，早……早安。”

鲁礼部官眼神锐利地盯着气喘吁吁的两人，完全不提及黎明时分的事情。

“你们差点就迟到了，工作全部完成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完成……了。”

听到这个回答，表情一向鲜少变化的鲁礼部官微微挑起眉。两人东倒西歪地从一群进士当中穿梭而过，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，岂料半途被人攫住手臂。

“礼部官鲁大人，他们两人连日来彻夜未眠，已经疲累至极，我认为应该让他们小睡片刻才是。”

此话听来正气凛然。秀丽与影月均明白声音的主人是谁。此人名为碧珀明，会试期间与他们同住一间宿舍，考取第一甲第四名，仅次于秀丽；年方十七，素有神童美誉。

“反正上午只是打扫茅房和擦鞋，让他们休息几个时辰应该不成问题。”

鲁礼部官眯细双眸盯着少年，说道：“碧进士，公家有既定的办公时间。”

“既定的办公时间？”少年脸上浮现讪笑，宛若一位严肃认真的秀才，“他们两人的工作时间早已超过所谓的‘既定’许多，账目应该都结清了吧？”

“那么，你要代替他们两人去打扫茅房和擦鞋吗？”

顿时，众进士中一阵喧哗，然而少年不假思索地表示：“好啊，做就做。那我先带他们下去休息，失陪。”

“等一下，你还没交昨天的报告。”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2）

“没问题，我很快就会完成报告的。”语毕，少年便抓着秀丽和影月的手臂，几乎是拖着两人往前走。

厅内的空气几近凝结，甚至听得见有人低喃着“笨蛋”，然而年少的进士丝毫不予理会。望着他的侧脸，一股暖流涌上秀丽的心头—又有继续努力的动力了，所有的不快随着这件小事一笔勾销。

影月也无声地笑着，秀丽报以微笑，接着扬起头直视前方。

时间回溯到稍早。

换上全新官服的绛攸，在下官郑重的目送之下离开礼部。倏地，李花香气令他不由得驻足，俯望庭院，白雪一般的花朵点点绽放。

“您做的已经够了……”

为了保护秀丽而前往礼部，结果被那个人像挖到宝似的逮住，滔滔不绝讲个没完。

“大人您虽是红尚书大人的义子，但迄今红尚书大人仍然不赐予您红姓，这就代表了红尚书大人即便膝下无子，也无意让您进入红家。我想大人也很明白，尚书大人为人冷酷苛刻、性情反复无常，就算有一天弃您于不顾，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不知大人您作何想？您早已还完恩情，也该是忠于自己选择的时候了。在下很重视您的才能，也不再介怀当时的事情，与小女之间的亲事就算谈不成也无妨。只要大人有意，待日后大人独当一面之际，在下固然力有不逮，但仍然很乐意助您一臂之力……”

单单回想这番话，绛攸就觉得内心凉了一截。此人是个极端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击溃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部分。

李花纷飞飘散，犹如一片片破碎的心。

绛攸很清楚，少了他，那个人完全不痛不痒，也不会因此有所改变。自己并不如那个人挚爱的兄长与侄女一样无可取代。但他仍

然……

“绛攸，你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假如迷路，就要向路过的人问路。”

因这句话而回过神来的绛攸，迅速恢复平时的表情。

“我只不过在欣赏李花而已，您在这儿做什么呢？”

瞅着绛攸，红黎深忽地蹙起眉心，以扇柄托起对方的下巴，说道：“这话是我要问你的才对吧，绛攸？”

绛攸向来擅长佯装面无表情与毫不关心，可惜唯独瞒不过某个人。他嘘出堆积在喉头的郁闷：“什么事也……没有。”

仅仅从这句因呼吸稍有不顺而显得断续的回答，黎深便看穿了他的谎言。只是他平时会对绛攸的事情毫不客气探究到底，今天却不知为何未追问。

“好吧，那就算了……对了，据说红本家派人前来贵阳了。”

冷不防转移话题，绛攸一时反应不过来。“红本家派人前来，是吗？”

红本家位于红州，黎深追着邵可前往紫州之后，几乎从未返回本家。黎深原本便对红氏一族恶之如蛇蝎，后来因他们背着他把邵可逐出家门，他的怒气升至顶点，直到现在，一听到红本家，他仍然是满肚子火。这样的他居然还可以担任红家宗主。

“为了预防万一，如果他们去找你，你务必立刻把他们扫地出门，反正一定没好事。好了，现在没空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走吧，不然赶不上朝议。”

黎深转过身去，绛攸反射性地出声挽留：“黎深大人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如、如果，我现在告诉您，我想离开您，到全国各地去学习制作点心的手艺，不知道您会怎么说？”

3. 春季新生训练（13）

对方立时沉默。绛攸说出口之后，也立刻懊恼不已：怎么会想到去学习制作点心？

黎深转过身望着绛攸，挥开手上的折扇。

“你要学习制作点心的手艺？不过依我看，你光是抵达‘全国各地’，恐怕就得花上半辈子的时间吧！”

“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”

“想去就尽管去，这是你的人生，别问我。”黎深一副似乎事不关己的口吻答道，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去。

绛攸用力深呼吸。究竟要笑呢，还是该哭呢？他自己也不清楚。

4. 放松的一天（1）

4. 放松的一天

青年一如往常执起鞋履，擦拭得发亮的鞋尖轻轻摆放了一张折叠的小纸条。望见这张以特别手法折成的薄纸，他不禁诧异地睁大双眼，逐字逐句浏览其中内容，眉心却是蹙得愈加死紧，目光忽地停驻在其中一处。

“明天是休息日啊……”

他合上眼陷入思索。他飘逸的衣袖是暗红色的。这属于准禁忌七色之一，仅次于禁忌的紫色。能身穿七色服饰者只限以此色彩为姓氏的家族，以及直系亲族。

“下官红秀丽，前来贵部门送交公文！”

破晓时分，少女精神奕奕的声音传来。这个时间会留在各官署的，只有负责夜间轮值的少数官员。望着秀丽咚咚咚咚地把公文放下，鞠了个躬，又像张被扯紧的弓般飞快离开，轮值的官员们面面相觑。

“今天也准时送到。”

“每天都这样，她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啊？一个姑娘家做起事来还真勤快。”

之前老是放出“女人有什么了不起”、“只不过是个女人”等轻蔑之语的官员们，也逐渐表达出钦佩之意。

“我去府库偷看过，公文的数量真的多到吓死人，再加上礼部官鲁大人的虐待，还有同期进士的冷言冷语，每天这样下来，就算男人也想逃之夭夭。”

“就是啊，其他进士也没有分派到多么繁重的工作，甚至还有人贿赂礼部官鲁大人，请他减轻工作量，相比起来，那两人还真是耐力十足。”

“状元和探花可不是绣花枕头，做事按部就班，从不偷工减料，着实帮了咱们大忙。”

其中一人无意间脱口而出的真心话，令众人不约而同地颔首。

“礼部的人做得实在太过分了，你们有没有听说那次泥球事件？真是无聊到了极点，要是换成吏部或户部的官员，早被革职了—既然那么闲，还不如认真工作。”

“那就是高层的问题了，礼部官鲁大人一向只欺负有潜力的菜鸟，据说为了春季的除授大典，他甚至私下花了不少钱。”

“说到这个，我觉得探花红进士蛮不错的，开朗活泼、经常面带微笑。她虽然长相平凡，不过笑起来很可爱。这个官场多了个姑娘感觉真好，就像润滑剂一般，让气氛缓和不少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自从她负责打扫茅房以来，茅房干净得让人感动不已，而且每间茅房都装饰着不同的鲜花。”

“没错没错，我就是喜欢她做事体贴细心，公文也整理得有条不紊，男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些细节—粗心大意、马马虎虎，字又丑不拉叽的。”

“那个小弟弟也不会因为自己高中状元而骄傲自满，态度谦虚有礼，平易近人，一开始以为他是假装的，久了才发觉这是天性，或许以后很快就会超越我们。不过那样也没关系。”

“你跟状元哪能比呀！”一旁有人打岔，气氛顿时热络起来。

“今年第一甲进士的表现实在非常优秀，女官员也让人感觉不错。”

官员们相视而笑。

4. 放松的一天（2）

贵阳花街是一座不夜城，街上美女如云。

“什么女官员！笑死人了！我看天要下红雨啦！”

其中一处极尽奢华的厢房里，一名年纪半百的男子一如往常地边举杯啜饮，边不屑地啐道。

“哎呀，大官爷，您讨厌女人吗？”

随着一个魅惑而娇艳的女声，男子的酒盅再度斟满了酒。男子揽过美女的柳腰，醉醺醺的脸凑近她，说道：“讨厌？如果是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就无话可说。胡蝶，你真是太美了，为了你，一晚花上百两黄金也不足为惜。”

“呵呵，您真会说话。”

“女人呢，就应该像你一样伺候男人、取悦男人，乖乖待在家里才是。自作聪明跑来从政，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……没想到竟然有办法苟延残喘到现在，果真是贼运亨通。这下事情难办了，得继续向宫中施压才行。”

“哎呀，好可怕……对了，大官爷，这个小盒子……您上次不是说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？”名唤胡蝶的烟花女子，有些意兴阑珊地瞥向搁在扶手上的精致小盒。男子连忙收回下流的好色嘴脸，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
“‘那个东西’还没找到。”

“哎呀，那可是很贵重的戒指呢。”

“胡蝶，女人对珠宝比较清楚吧？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，只要看过一次的首饰，就绝不会忘记。如何？可不可以鉴定一下？我已经派人搜索真品了，不过为了预防万一，叫人打造了数只，我觉得其中这只最像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您对这只戒指可真执著。”

把玩着小盒，男子得意地告诉胡蝶：“呵呵，这可是会下金蛋的鸡呢！虽然真品遗失，但只要让对方相信这是真的就行了，如此一来，我不但可以连升好几级官职，还可以坐收大笔财富，因为这是跟彩七家的约定。到时我也能替你赎身，让你一辈子过着比王公贵族更优渥奢华的生活。”

花街首席花魁漾出销魂蚀骨的娇笑：“奴家真感动，呵呵，从来没有哪位客人能为奴家赎身。”

“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把整个妓院买下来也无妨。”男子搁下酒盅，“对了，假如进展顺利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借机赶走那个可恨的女官吏，何况她的监护人正是红黎深。倘若此事能成为让那家伙垮台的导火线，更是求之不得！胡蝶，或许也要请你帮一下忙！”

“奴家全听大官爷的吩咐。”面带美艳的微笑，她顺从地颔首。

深夜，接获情报的刘辉，为了处理一国之君最基本的工作返回办公房。房内只见绛攸与楸瑛。

“嗯，就是这只戒指吗？”刘辉端详着掌心的戒指，“不对，与孤知道的不一样。”

望着骤下断言的主子，蓝楸瑛浅浅逸出会心的微笑。“是的，微臣认为这恐怕是根据茶家描述的特征，再加上自己的记忆，委托珠宝工匠打造而成的。对方为了取代遗失的真品，打造出数个赝品，结果贪得无厌的部属私下将赝品偷走并转卖到黑市，辗转到了微臣手中。”

“没出息，连一个部下也管不好。”

“自以为可取代茶太保，才是大错特错。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3）

刘辉放在掌心把玩的物品，正是象征茶家宗主地位的戒指的赝品。假使转开它的台座，却不见茶家宗主印信，任何人均不得以茶家宗主的身份自居。茶太保生前一直把这只戒指戴在手上，但他死后却从指间倏地消失。接下来，茶本家自然不用说，甚至连刘辉一行也拼命找寻消失无踪的宗主印信。

“这么说来，那个蠢材找到真品之后，又随即弄丢了。但那真的是真品吗？搜索了一年，始终遍寻不着，事到如今却突然发现。怎么说呢？这时机也未免太巧了，巧到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。”

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巧合，宛若有人藏身于幕后操控一般。绛攸眯细双眸，楸瑛也颔首表示认同。

“根据燕青的情报，戒指不在茶家，应该千真万确，否则早就有人登上宗主位子了。反过来说，正由于真品下落不明，茶家迄今仍然内讧不断，甚至无法干涉茶州政务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戒指遗失反而帮了大忙，仿佛茶太保早已预见了这个情况。”

刘辉轻叹一声：“仍然是望尘莫及啊……”

一年前，拥有茶家戒指的，毫无疑问是身为宗主的茶太保。随着他的去世，戒指也不知去向。现在，它犹如抓准了时机，再次出现。这绝不可能是巧合，能策划出如此天衣无缝的计划的人，想来想去，只有那几位无论经验与成就，远比自己丰富好几倍的老前辈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事—

“春季的除授大典啊……”刘辉不安地把笔插入墨盒。初次接触宫中人事，他已察觉个中端倪，“楸瑛，令兄对九年前的王权斗争，是否发表过什么看法？”

“微臣曾经听见家兄低语了一句：朝廷又恢复往日的朝气了。”

“果然如此，他们为何长期隐居蓝州，孤现在才明白。”

九年前的内乱几乎把当时所有高层官员牵扯进来，可谓一场动摇国本的大乱。接下来，那群窃据朝廷的老狐狸，在乱事平定的同时，也全数为霄太师肃清。当时官吏大量短少，空缺的官职迄今仍然不少，因此决定拔擢以红尚书、黄尚书为首的，才能出众的年轻官员担任朝中要职。

“绛攸，你升上侍郎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吧。否则以你的年纪来说，即使表现得再出色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平步青云。那场内乱把藏匿于宫内的妖魔鬼怪一扫而空，风气焕然一新，促使整个朝廷恢复年轻与活力。而主导这一切的，正是霄太师。”

绛攸双手抱胸，一脸深谋远虑—他也考虑过这个可能性。

“为了等待所有狐狸露出尾巴，将之完全斩断，他才眼睁睁放任内乱日渐扩大？”

“霄太师向来只对父王忠贞不二，孤从未见过霄太师为了父王之外的事采取行动，才会如此假设……孤怀疑父王的病是否真有其事？”

绛攸与楸瑛不禁倒抽一口气，不过刘辉依然将长年盘踞在心头的疑问斗胆说出：“孤非常明白，父王的确是因重病驾崩，然而最初的数年……孤一直无法探望父王。”

先王患病直到驾崩，长达八年之久。这段时间足以引发王位之争，即使接受最好的治疗，病人能维持这么久的生命吗?

刘辉想起，父王当初希望自己成为一国之君—并非霄宰相，而是自己。父王当时的语气蕴含着坚定的意志。他年轻之际历经无数战乱，才得以登上彩云国王位；又大展手腕，开刀去痈，建立全新时代，成为一代明君。倘若他昔日大手笔改革国家的那股魄力，事实上丝毫未曾减退呢?

4. 放松的一天（4）

“孤还发现一件事，九年前茶太保曾经费尽心思，阻挠茶氏一族作乱。”

“人是会变的。”楸瑛以极为平静的口吻应道。

“可是，内乱平定才数年，为何他便想汲汲追求权力？”

“您后悔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孤采取的对策并没有错，只是……孤觉得当初应该好好跟茶太保谈一谈。在对茶太保兴师问罪之前，孤想问清楚他这么做，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。”

假如能派出追兵生擒茶太保，便应该有与之对谈的机会，只是在那位老臣开口之前，便已发现他的尸体。静兰叙述的来龙去脉似乎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。但只是这样而已吗？再怎么说，茶太保也是与霄太师共同打造这个国家的元老。

刘辉轻叹一声。“是一种惋惜的心情吧，谁叫这阵子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茶州。”

听闻刘辉充满自嘲的低喃，绛攸与楸瑛扯动嘴角。相较起一年前，刘辉似乎愈有一国之君的架势了，他已能以统治者的角度观察朝廷—亦即这个国家，因此才会发觉过去不曾注意的部分。他不再仅仅是心系一名少女的国王，那份自信是王者与生俱来的，足以令他们两人甘愿跪拜称臣。只是，当事人明白这一点吗？

一向不够坦率的两名亲信，从来不肯透露半点真心话。

“那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要找寻真品吗？”

“说得也是，那就找找看吧。”

既然掷出骰子的是霄太师，那真品就不可能轻易现身，只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

“礼部那边……何时要前往捉拿？所有证据已经确凿。”

“不……再等一下，等到除授大典之时，再把大鱼钓上来，现在正是最重要的时期。”

是谁的重要时期呢？楸瑛面露微笑。

“微臣明白，反正对方那种人，愈是不去理会，他愈会自掘坟墓。那么绛攸，就麻烦你拖他一阵子，可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娶了那家伙的女儿啊。”

这番话并未立即获得响应。

“绛攸？”

“啊？啊啊……我明白。”

瞅着心不在焉的绛攸，楸瑛眯细了双眸。

“唔……嗯，总觉得不太对劲……”

秀丽整理着依然堆积如山的公文，暂时停下，自言自语起来。

经过半个月，工作量逐渐减少。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，硬把无关紧要的杂务推卸给他们两人的官吏开始慢慢减少。自从那次泥球事件以来，官员们的态度有软化的趋势，更值得庆幸的是，和她寒暄的人增加了。秀丽也渐渐习惯了工作，开始想东想西。

“啊，我也一样，有时也会觉得有点奇怪。”正在拨算盘的影月也抬起头来，“秀丽姐，请你看看这个。”

“啊，那影月你也看看这个。”

两人交换自己简洁的记事本，顿时陷入沉默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5）

“同一个部门……”

秀丽扶着下巴，一连数日劳累下来，感觉好像变得更瘦了。

“对了，礼部官鲁大人规定的作业，就写这个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联署。也许新来的菜鸟来写这个，旁人会觉得有点狂妄自大，不过这才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吧，就算稍有差错，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个题目好像可行，反正他说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”

秀丽与影月面面相觑，像顽皮的孩子般堆起贼笑。

“那就马上着手。”

“好，等工作结束后，再来整理好了。”

“你们两个工作结束以后，还想继续找事做啊？”

此时，传来一个微带诧异的声音，一名与两人一样身着纯白进士服的少年正伫立在门口。

“碧大哥，你今天也来啦！”影月高兴地说。

前些日子正面顶撞鲁礼部官的少年进士—碧珀明，自从那次事件以来，只要自己的工作告一段落，便会前往府库帮忙。他表示：“我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，而是你们两个如果累倒了，会造成其他人的不便。”

在拖着两人前去休息的途中，他仍然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连一声也不吭，硬要逞强到这个地步，你们两个简直是笨得可以！”看来他一直焦虑地等待着秀丽与影月开口求救。

在国试期间，他正好与秀丽等人同宿舍，秀丽他们都明白，他虽然嘴上经常絮叨个不停，其实是一位好打抱不平的少年。

“喂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你可是碧家的大少爷呀，家世背景和聪明才智均不在他人之下，在我们当中是前途最被看好的新人，没有必要因此得罪礼部官鲁大人……听说在那之后，你的工作量也增加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们不也因为我插手帮忙，结果遭到池鱼之殃！”

那天晚上，幸亏有珀明前往府库，边抱怨连连边帮忙，秀丽与影月终于能跟长久以来的黑眼圈道别，只是翌日……

“叫你们做点工作，没有别人帮忙就什么也做不好，到头来只懂得打扫茅房和擦鞋，原来还有这么没出息的状元和探花。”

两人遭到鲁礼部官于大庭广众之下，喋喋不休地轮番嘲讽与斥责，又要忍受身后众位进士肆无忌惮的讪笑，真是糟糕，不过……

“是我自己主动前去帮忙的，礼部官鲁大人，因为我闲得发慌。”珀明快步走上前，“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年纪老大不小，成天无所事事，又高不成低不就，只好在猴群里耀武扬威的官员。”

秀丽还记得当时空气似乎凝结，就要刮起冬季的暴风雪一般。在那个节骨眼上，若非偶然路过的礼部蔡尚书急急忙忙出面打圆场，真不知事情会如何演变。

虽然蔡尚书斥责鲁礼部官做法失当，极力袒护珀明，但没想到珀明的工作量从当天起骤增一倍。只是从此以后珀明也不甘示弱，在黄昏时分结束工作，便不间断地前往府库帮忙，翌日早晨也跟着秀丽与影月一同受人冷嘲热讽，可谓把叛逆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“我是没什么关系啦，反正现在再多一个挨骂的理由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多亏有你帮忙，让我的睡觉时间变多了，感激不尽……”

“我也是……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一起挨骂。”

“你们别搞错了，这可是我个人的原则问题！”耳闻两人少根筋的回答，珀明不悦地砰一声朝椅子坐下，“听清楚了，我的目标是李绛攸大人—不属于七姓家族，却年纪轻轻就晋升吏部侍郎兼陛下近臣，全凭实力步上仕途，快速崭露头角的当朝第一才子，沉着冷静，才华洋溢，深谋远虑又具备决断力，理性如铜墙铁壁，毋庸置疑，即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宰相……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6）

与滔滔不绝的珀明截然不同，熟知实情的秀丽默不作声。绛攸的确在仕途上一帆风顺，却经常在现实的道路上迷失方向，动不动就发飙，三不五时到秀丽府邸用过膳才回家—即便如此，还是不说出口好。

“喂，听说你为了向十六岁高中状元的绛攸大人表示敬意，刻意延迟一年才参加国试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自顾自整理起公文的珀明，不耐烦地瞪了秀丽一眼，道：“是真的又怎样？反正去年会试停办一年。说正经的，今年十七岁的我本来很有信心高中状元，结果因为我荒废了一年，一发榜，竟然被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兔崽子占走状元宝座，被缺席进士就任典礼的蓝家臭小子抢走榜眼，连探花也是个小丫头，而我却落到第四名！简直太没天理了，把我当初的计划全盘打乱。”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”面对这理直气壮的责难，被当成“小兔崽子”的影月不自觉出言道歉。

“所以不能再让我的计划有些许闪失。不需要对那个收受那群废物进士的贿赂，借此减轻他们的工作量，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头子卑躬屈膝，我可以凭借实力在高官之路上勇往直前。呵，绛攸大人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？相同情况落在我身上，正可谓命也运也。我决不会屈服！等着瞧！再过几年，我一定要站在比那老头更高的位置上，对他嗤之以鼻，把他当下人一样使来唤去—喂！你们两个！动作还不快点！明天是每七天一次的假日，要是事情没做完，假日又得加班了！”

兴许是自个儿愈说愈气愤，珀明手脚麻利地整理起公文。

“你们今天也很努力哦。”

望见楸瑛一脸笑眯眯地走进门来，三人大吃一惊，随即俯身跪拜。楸瑛把手上的托盘搁在桌案一隅，盘子里一如往常摆了茶具与点心。

“这个，刚才一直放在门边，真怀念，我们那年也有相同的情况。”

“呃，真、真的吗？原来如此……咦？哎呀？盘子变成三份了。”

“该不会其中一份是给碧大哥的吧—这阵子他每天都来。”

“什么？我现在哪有空吃点心！对了小兔崽子，你别急着吃点心，先学会喝酒再说吧！以后当官可千万不能说不会喝酒，真受不了酒宴那天你那副狼狈样！”

“可、可、可是我真的不会喝。”

“以后学会喝下去再吐出来！酒就是这么一回事！”

“可是问题不在这儿—碧大哥！”

府库一天比一天热闹。楸瑛面带笑容望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往尽头的房间走去。

“邵可大人，叨扰了。”

邵可本不受孩子们的喧哗声影响，孜孜不倦投入工作，耳闻这句话，他吃惊地抬起头来。“哎呀，原来是蓝将军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是的，有件事想拜托邵可大人帮忙。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7）

翌日拂晓，托珀明之福，秀丽回到阔别整整一个月的家中。或许是熬夜的紧张感消弭的缘故，她像断了线一般瘫软无力。一道回家的影月也是揉着红肿的眼睛，倒向床铺。

把睡得和死人没两样的两人分别运往寝房之后，邵可面露苦笑。

“难为他们了，这一个月来他们简直累得不成人形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从一个月前起，春天的庭院便显得色彩缤纷。李花盛开，飘送着淡淡香气。

静兰沏好茶，邵可便邀他来到庭院。

“嗯，想不到你泡的茶愈来愈好喝了。”

“过、过去的事情请老爷忘掉吧。”静兰想起以前自己泡茶，竟然直接把茶叶放进茶杯里，再注入热开水，不觉面红耳赤。当时，这一家人虽然觉得好笑，但仍然一饮而尽。

“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。”

凝望李花的静兰听到这句话，不禁肩头一颤，将视线移向坐在身旁的邵可，不意撞上一张温和的笑脸。

“老爷……”

“自从收留你，与拙荆一同为你命名开始，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看待。为人父母，不应该给孩子太大的压力，你完全不用担心我。”

望着笑容可掬的邵可，静兰心中一阵感动。

“我明白你的烦恼，尽管烦恼吧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出符合自己期望的决定，也因此，已故的拙荆才会将秀丽托付给你。”

“不，夫人是为了我，才许下约定。”

这个家，给了他笑容、关怀、幸福的日子，给了他家人，又给了他“静兰”这个名字，是他最冀望、最贴心的。

“说好了哦……静兰，你一定要保护她。即使我走了，这个约定仍然有效，直到她能独立的那一天为止。明白吗？那就这么约定了。”

直到最后，夫人仍然笑容满面，以沙哑的声音与他做了这个必须遵守的约定，否则愚蠢的他老早便已放弃生命。这么做，全是为了要将他留在人世。他曾经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，即使与这家人度过一段漫长的温馨时光，他仍然抱持着这个想法。她在临终之际，甚至还挪出时间操心他。对于愚蠢的、没有理由便无动于衷的他，这位女性给予了最温柔的束缚：让他在这个家，与这些家人一起生活下去。

“不是保护小姐，而是借此保护我自己，我希望永远留在这个家，希望这段时间永远持续下去。”

然而约定的时间一天天接近，他守护的少女已开始自行踏出步履。

邵可轻泛苦笑。“不是说过好几遍吗？你是我们的家人，就算没有约定的束缚，你随时都可以回这个家，永远都能留在我和秀丽的身边。”

“老爷，我太任性、太自私了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你非常善良。”

邵可真情流露的一番话，让静兰一时不知如何搭腔。

“因此，你苦思之后寻得的答案绝不会错，再说一遍，你并非为我们而活，而是为你自己生存。”

喀的一声，邵可放下茶杯。

“在秀丽确定分发去处之前，还有一段时间，你慢慢思考，我不会逼迫你的，因为你的自尊心很强。”

静兰用力点点头，举止宛若一个年幼的小孩。

4. 放松的一天（8）

午后，秀丽与影月才恍恍惚惚醒来。

“我、我睡过头了……爹、静兰，对不起，没办法帮你们做饭……”

“大……大家早安，没想到我会在别人家睡得这么沉。”

“看来你们睡得很好。”

“小姐、影月小弟，你们肚子饿不饿？先喝杯茶再说吧。”

秀丽瞅着静兰的笑脸，看起来他似乎神情愉悦。前一阵子静兰的情绪有些低落，但现在稍有恢复，秀丽心中一块大石也落了地。这种时候，她觉得爹实在厉害。

邵可则是临时才想到似的说道：“啊啊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下午有客人要来。”

“什么？爹你怎么不早说！我完全没有准备，也没有打扫！”

见秀丽惊慌失措的模样，邵可连忙双手举至眼前，用力摇晃，说道：“啊……不用在意这么多，真的不要紧。因为对方希望和我单独谈谈，很抱歉，你们三人待会儿离开一下好吗？对方事务繁忙，你们出门采买晚膳的食材之际，他应该就会告辞，只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
“跟爹单独谈吗？那我先准备好茶点，不过爹你不可以泡茶哦！对了，我先泡好冷茶倒进茶壶，到时只要注入茶杯就行了。记住，只能喝茶壶里的茶！”

秀丽的叮咛让邵可几乎蜷缩成一团，口中不认命地振振有词：“我泡的茶有这么难喝吗？”

“这么一来，待会儿要做什么好呢？”

刚啜完茶，门外传来“有人在家吗”的呼喊。秀丽前去开门，只见熟识的信差大叔惊讶地别开视线。

“我送信过来，呃，总共有两封。”信差几乎是把信匣与书信硬塞过来，接着逃命般离去。以前每次送信来，他都会顺便跟秀丽开开心

心闲话家常。她及第之后，他却摆出一副从此不相往来的态度。

秀丽虽然有些失落，仍旧勉强打起精神。

“呃— 一封是给我的，另一封是快马……哎呀，这不就是前阵子影月从我家捎出信件之后的回复吗？呵呵，他一定很高兴。”

返回屋子途中，秀丽边走边打开寄给自己的精致信匣，阅读信件内容。盯着字面，她这次总算泛起满面笑容。

“决定了！下午就出门！”语毕，秀丽便飞也似的返回屋内。

爱女一行兴高采烈地出门之后，邵可便在可以观赏李树的庭院里准备好茶点，等待贵客临门。李花随风摇曳，花瓣如同雪片纷纷飘落。

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久。

“打扰了。”一脸迟疑地走进空荡荡的宅邸之人，正是绛攸。

“欢迎光临，百忙之中把你找来，真是抱歉，请坐。”

“啊，好的……”

两人所在之处，是这座萧条的庭院唯一热闹的地方，可以从正面观赏绽放着雪白花朵的李树。然而绛攸悄然将视线从李树移开。

“真稀罕，没想到邵可大人有事找我。”

“应该不会比你这副表情稀罕吧。”

“邵可大人……”绛攸睁大双眼—竟然会被发现！

“现在这里没有别人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过至少可以听你吐吐苦水。假如舍弟又有亏待你的地方，那非告诉我不可。”

树枝轻轻摇曳，邵可技巧生硬地沏茶，声响听来十分悦耳。绛攸面露苦笑，顷刻，才缓缓道：“我询问义父，如果我想到全国各地学习制作点心的手艺，他以为如何？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9）

“他说我想去就尽管去。”

邵可停下动作，接着重重叹一口气，揉着太阳穴—胞弟说话向来不看场合，不留情面，怎么每次对绛攸大人都是这种态度！

一面思索着应该从何说起，邵可一面开口表示：“绛攸大人，那株李树是今年的赠礼。”

“我听说了，不过不知赠送者是哪位……”

“或许是听说陛下御赐樱花树，他便把一位经验老练的园艺师傅连同李树一同送来，还附带一封莫名其妙的书信：‘假如这座庭院最早开花的不是李树，就算是我大哥，也罪无可赦！’”

绛攸微睁双眼，邵可面带苦笑道：“他以前就非常钟爱李树，无论花朵还是果实。”

“李树？可是他庭院里连棵李树也没有，甚至从未见他吃过一颗李子。”

“因为他在闹别扭。舍弟向来不会坦率说出自己的好恶，对于最爱的事物，反而会刻意隐瞒到底。了解他这种个性的大概只有我了。”

李树耐寒耐热，于任何土壤均能生根，花朵、果实、树根均可作为药用，还会绽放出如同白雪一般的花朵。

“不只美观又美味，连根部也可以作为药材，足见其在不为人知之处，隐藏着无比的韧性。在任何环境均能发芽生长的耐力，也令人赞赏。”

并非全然是甜腻的果实也正合我意—黎深曾笑道。

“黎深他，并不喜欢红家。”

伴着轻叹的低喃令绛攸一惊。

“从以前到现在，许多事情都是因我而起。一族趁他不在，在会议当中将我排除，推举他成为宗主。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，趁着一团混乱之际离开红州。得知此事，黎深却是火冒三丈、怒不可遏。‘再这样

下去，恐怕全族上下无一幸免。’面色铁青的使者飞也似的追上行至中途的我们……不过最后黎深仍旧接任宗主之位，一向桀骜不驯、随性而为的舍弟也无法摆脱红家的束缚。”

话虽如此，黎深依然不改“唯我独尊”的作风，紧追邵可前往王都紫州，毫无预兆地参加国试，又轻松上榜。贵为七姓家族宗主，竟然前往紫州入宫担任官职，这个举动恐怕是黎深对红氏一族无言的抵抗。

“我想他并不希望连累你，不愿把你牵扯进七姓家族、红氏一族等诡谲叵测的黑暗之中。一旦赋予你红家姓氏，无论你愿不愿意，都会被卷进这团泥淖之中。黎深自己都无法全身而退了，怎么可能把宝贝义子推进火坑？”

为什么邵可大人能把我的烦恼分析得如此透彻？绛攸心想。

“黎深希望你走你自己的路，不再受红家束缚，尽管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因此才会赐你李姓。我想，黎深已经以行动表明了他的想法，聪明如你，不至于看不出来吧？”

绛攸的喉头微微上下滑动。邵可泛起温和的笑容。

“绛攸—绛是比红色更深的大红色，代表你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，而攸则是形容水流动的模样，他希望你能活得如同流水一般自由奔放，不受任何束缚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这就是李绛攸这个名字的由来，黎深的确取了个好名字。”

凉爽的风拂散雾气，绛攸感觉眼前终于豁然开朗。

“想去就尽管去，这是你的人生，别问我。”

绛攸原本以为，无论他怎么做，就算哪天离开黎深身边，黎深一定也不痛不痒。然而，义父当时那句话正逐渐显露出另一层意义。

“黎深他呀，讲话老是喜欢拐弯抹角，却从来不说重点，总是让你烦恼，我由衷感到抱歉。不过请你不要忘记，黎深是在收养你以后开始改变，他一直膝下无子，理由是他不愿传宗接代，这是他对红家的报复……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10）

因此，邵可得知胞弟收养了一名孩童，着实大吃一惊。除了极少的例外，在黎深的认知当中，旁人就等同于路边的杂草，这样的他居然会收养小孩—还以为天要下红雨了。然而看着在黎深身边日渐成长的绛攸，邵可开始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。

“你改变了黎深原本无意生儿育女的想法，这几乎可称得上是一种天崩地裂的征兆，由此可知你对黎深而言，具有这般影响力。在你高中状元那天，黎深那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甚至连身为兄长的我也不曾见过。”

绛攸忆起秀丽及第那天，黎深的脸庞泛起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在自己及第时，他是否也曾经流露出一样的表情……他不由握紧茶杯。

“即使他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收留我，即使他再次抛弃我……也无所谓。在此之前，我会留在他的身边，希望多少能为他做点事……”

义父每次都把他耍得团团转，看他出糗，然而每次都强迫他留下来，给了他许多无法回报的事物。初次相遇时，他固执地拒绝对方伸出的手，但对方硬是收养了他……其实当时他不知有多么高兴。

当时黎深那微不足道的动作，让绛攸的世界整个儿改观。他决定为黎深而活。在黎深不再需要自己之前，他会一直服侍左右。只要能力所及，他愿意为黎深做任何事。

“我一直在想，即使有一天又被抛弃，在此之前，与义父共度的那段日子，对我而言已经心满意足。想不到……我居然会如此轻易地受他人的闲言碎语愚弄，陷入迷惘与沮丧。”

“不奇怪啊，希望让自己重视的人重视自己，这是很正常的心态。”

“可是，我并不希望从义父那里获得任何回报。我已经拥有太多太多，假如还奢望回报，就是傲慢。”

“会吗？但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不可能只是单向的，既然你从黎深身上获得了某种事物，黎深也会从你身上获得。以他的个性，他是不可能无怨无悔付出的……相对于黎深带给你的困扰，你给他的，更多的是欣慰。”

恐怕获得珍贵事物的是黎深吧，回想起过去的弟弟，邵可由衷地认为。

“我反而希望，在你对舍弟厌倦之前，尽可能陪伴在他身边，这样就够了。当然，倘若哪天你打算前往全国各地学习制作点心的手艺，我也不会阻拦你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不会去的。”

“你的脸色看来好多了，那太好了。对我而言，你也是我最亲爱的侄儿。”

绛攸不禁满心感动，邵可大人的侄儿……这样说真是好听。“多谢您，邵可大人，我已经没事了。”

“你还是直接向蓝将军道谢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他告诉我，你似乎有心事，希望我找你谈谈。因为你只字不提，事情很可能与红尚书有关，如此一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能把心事透露给其他人。你有这么一位知心好友，真是幸运。”

绛攸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—偏偏被那小子看出来！

“他只、只是爱开玩笑罢了。我、我回去工作了！”等会儿回去，一定要好好赏他几拳，我发誓！绛攸心想。

正要转身之际，他陡地停下脚步，问：“对了，刚才，呃，是否有哪位红家亲族前来拜访呢？”

“没有啊？”

“是吗？那就没事了。”

正准备离去，绛攸再度回头说道：“呃，那个……有件事一直想告诉大人，敬请大人多多关心黎深义父。连在府库，您也把他当成外人

看待，他总是为此难过好一阵子。其实义父真的很仰慕邵可大人。”

邵可微微一笑。“我明白，对我而言，黎深也是我可爱的弟弟。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11）

由此足见邵可的过人之处。能不假思索，以“可爱”形容那个黎深的，放眼整个彩云国，也只有他一人。邵可是唯一能把那个黎深当成球耍弄于股掌之上的人。所以绛攸格外敬重邵可，他自己平常都被黎深当成球耍弄于股掌之上。假使邵可这一家人有心，应该能轻易占领这个国家吧。自己和黎深掌握在邵可手中，陛下被秀丽掌握在手中，又有连楸瑛也无法抗衡的优秀家仆担任军师……绛攸不觉心惊肉跳，决定不再想下去。

步出邵可府邸，绛攸被炫目的阳光扎得眯细双眸，只见万里无云，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。

再次陷入静默的府邸之内，即使听见衣物声传来，邵可也纹丝不动。

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穿过通往庭院的门扉，冰冷地朝邵可脚边落下。

“李绛攸啊，现在看起来是个独当一面的人才了。”

“是啊，前途无量。你也来得正是时候。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—玖琅。”

咔哒……鞋子踩踏在石板上，发出声响。一名年约三十的青年现身于庭院，一眼即可看出他全身散发着王公贵族之气，与众不同，不可一世，只消一个眼神便可令对方折服。衣着服饰与举手投足，皆说明了此人显赫尊贵的地位。他所着服色虽然较暗，但正是准禁忌七色之一的红色。

“真没想到红家直系的宅邸，是座连个门房也没有的破房子。”青年刻意提高嗓门嘟囔着，不带一丝笑意地瞥了邵可一眼，“久违了，大哥。”

他的语气与目光同样冰冷。

“总算回来了，在我大哥那边玩得乐不思蜀了？”

面对长官的揶揄，现在的绛攸是既不痛也不痒。

“是的，差点就不想回来了。”

黎深定睛打量着义子的表情，隔着折扇轻笑起来，然而说出口的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：“玖琅来了。”

“玖琅叔父？”正准备投入工作的绛攸一听这个名字，随即吃惊地回过头。

“哟，瞧你这个反应，敢情他没去找你。如此一来……没猜错的话，是去找大哥了吧。”黎深的目光增添了一层寒意，“当初他把大哥赶出门，现在竟然还有脸踏进大哥的宅邸！”

“请等一下，既然玖琅叔父亲自前来，该不会是红州发生了什么状况吧？”

“当然是什么事也没有才来！否则那小子绝不可能扔下本家，自己跑出来。”

“他来是为了什么？”

黎深沉默了片刻，觑了义子一眼，说：“以前，那小子只要亲自出马，全是为了家族的事情，甚至胆敢陷害我。”他愤愤不平地躺向椅背。“当初倘若没有他，我早把红家整个儿斩草除根了。”

红玖琅代替出奔至紫州的黎深，以代理宗主的名义全权处理红氏一族事务，手腕相当高明，才干名副其实，仅次于黎深。他本性与黎深非常相近，只有一点除外：对待兄长的态度截然不同。

黎深全心仰慕兄长，玖琅则是对邵可视如蛇蝎。只有在这一点上，他们两人宛若向背。玖琅认为邵可不适任宗主之职，将之逐出家门，黎深得知这个决定之后怒不可遏；玖琅彻底排斥身为红家嫡长子的长兄，以红氏直系血亲身份坚决支持红本家，黎深则对驱逐兄长的红家与红氏一族深恶痛绝。

黎深成为红家宗主，全因玖琅认为次子才是宗主最佳人选，运用各种计谋，并做好诸如驱逐邵可之类的准备工作，更因邵可本人对黎深极力劝说。

“算了，事到如今，他前来造访也不算什么坏事。他个性固然狂妄，好歹也尽了不少心力—绛攸？”

“在。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12）

“秀丽才休息仅仅一天，宫内的气氛就似乎变得很不一样。”

“是的，到处流传着奇怪的谣言，看来是有人故意散播。”

黎深忽地微眯双眸，耳边传来阵阵微弱的脚步声。

“不速之客登门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是……”绛攸从容不迫地答道。就在此时，数名武官不理会阻止，硬闯进门。黎深以目光拦住他们的脚步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面对眼前漠然伫立的“显贵中的显贵”，低层武官不觉倒抽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红、红尚书大人，您涉嫌不当介入国试，因此必须暂时限制您的行动。”

绛攸的眼神转为严厉。好大的胆子！背后之人短视近利的野心昭然若揭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竟要玷污那个孩子努力抓住的梦想。

“那个浑蛋……”黎深逸出足以让听众当场冻死的话语，“早知道会有这一天，只是没想到会采取这种手段。”

瞅着缩成一团的低层武官们，黎深泛起寒冰一般的微笑。

“哦，软禁吗？无妨，尽管带我走，我让你们软禁……只是我无法保证你们以后会有什么下场。”

“陛下，静兰前来送交紫徽手书。”

听闻楸瑛步入房门后的第一句话，刘辉随即沉下脸来。

“孤把印信交给影月了，影月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看样子是与秀丽姑娘一起被软禁在花街。”

“就是你正准备前往的娥楼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为制止紧握佩剑的刘辉，楸瑛继续说道：“另外，十六卫下层部队的部分士兵擅自行动。”

十六卫不同于素质精良、精锐尽出的禁卫羽林军，士兵龙蛇杂处、水平良莠不齐。高层部队不乏兼备统御力、自制力与实力之人，

但下层部队中也有不少只靠蛮力的地痞流氓。顺带一提，红家家仆静兰隶属于十六卫的中层部队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据说是前往捉拿红黎深大人。”

刘辉哑口无言。

“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

“您应该知道今天四处流传的那个谣言吧？”

“是啊，说秀丽借走后门才得以通过国试吧？”

关于焦点人物的话题，总会在眨眼间传遍悠悠众口。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愈是不利的谣言愈是蔓延得如同星火燎原，在官场上更是变本加厉。

“掌理国试的礼部似乎就是谣言的源头。对女官吏有所不满的官员累积的怨气在一夕之间爆发，又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。虽说已渐有官员认同她的表现，可惜仍是少数，想必‘那个人’认为现在出手正是大好良机，结果得罪了秀丽姑娘的监护人黎深大人。微臣以为这实属不智之举。”

“简直是无药可救的大白痴，不找绛攸，却偏偏招惹了黎深。”刘辉抱头发愁。

“再向陛下报告一事，是蓝家情报网探听到的消息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红家代理宗主红玖琅大人目前亲临贵阳，似乎已前往造访邵可大人。”

刘辉脸色刷白。

“据闻这阵子为秀丽姑娘‘处理身边诸多杂务’的，并非黎深大人，而是他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请不要哭丧着一张脸，现在应尽可能让损害降至最小。此人与那位黎深大人缠斗许久，最后将之拱上宗主位子。一旦招惹此人，后果

不堪设想。”

“要、要是那家伙胆敢得寸进尺，孤自有应对之道……”

“请陛下放心，他已经得寸进尺了。”绛攸出声打岔，径自步向案桌，将捧在两手的公文扔在桌上，“这是要求红秀丽奉还进士头衔的联署书，接着还会陆续送来。”他不由得面露讥讽的笑容，“‘在红进士证明其及第之正当性前，不能认同其进士身份。明日正午对其召开审讯大会。’这是对方的亲笔信。”

刘辉站起身来。“干得好，绛攸！总算让他讲出这些话、写下亲笔信了！假如他要你娶他女儿作为条件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会帮助你脱离苦海，保证让这门婚事告吹。”

“白痴才提这种条件!”

刘辉拿出笔墨，在纸上奋笔直书。“立刻把这份敕令发布给所有高层官员，顺便附上联署书和这封亲笔信，让众卿一同传阅，明天正午要召开审讯大会吧？尽管开吧！”

几近潦草地书写完毕，刘辉一把抓过佩剑，站起身来。“秀丽那边，由孤前往。”

绛攸不忘叮嘱：“尽量早点回来……不准逃跑。”

“知、知道了。”

“要恨就恨那个假发老头吧。”

4. 放松的一天（13）

刘辉无力地颔首。

李花纷飞飘散。白色花瓣如雪片般飞舞，翻飞着落在茶壶中的水面上。

“大哥似乎早已预料到我会前来？”

视线停留在花瓣上，玖琅询问道，邵可不假思索地点头。

“是的，我听影月说过，他曾经被你搭救。”

原来在遇到秀丽之前，影月曾被玖琅收容。玖琅将倒在路旁的影月扶上马车，带回府邸让他饱餐一顿，并借宿一晚。虽然玖琅希望他留到正式任官为止，然而忠厚老实的影月表示素昧平生，不好意思打扰太久，接着告辞离去，之后才被不听他百般拒绝的秀丽强行捡回。

“只是因为那个醉倒在路旁的少年碍着我的去路罢了，倘若他不是新科状元，我是不会伸出援手的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邵可准备重沏浸泡着花瓣的茶水，玖琅随即制止：“我来好了，大哥泡的茶实在不是人能喝的。”

玖琅又瞪着兄长，语气冷淡地说道：“大哥真的一点都没变，笨手笨脚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毫无身为红家直系的尊严，整日埋首书堆，即便担任官职也不思进取，面对讥诮贬损依然不停傻笑。像你这种个性，怎么会生为红家长子呢？”

望着两只注满茶水的茶杯，邵可眼神转为柔和。

“这一个月来，我调查了秀丽的事。”

“嗯，我听影月说了，他告诉我，一位名叫红玖琅、自称秀丽叔父的男子以一餐一宿的施舍作为条件，交换秀丽入朝为官之后的情报，并向我询问，可否将情报交给你？”

邵可明白事情并不仅如此。虽说秀丽高中国试，仍有一群高官无法接受女官吏，于是差遣一批流氓纠缠不休。玖琅知情后立即采取对

策，布下严密防备，保护秀丽与这座宅邸。否则这座将近一个月“空无一人”的宅邸，绝不可能依然完好如初。即便拒邵可于千里之外，玖琅依旧是个不可多得的正直青年。

“这孩子还真多嘴。”

“影月是个乖孩子。对了，你觉得秀丽怎么样？没想到她长这么大了吧？”

“普普通通，跟市井人家的姑娘没有什么差别。不过高中国试是凭自己的实力，看来个性比你像样一点。”玖琅语气冷淡，接着冷冷地望向兄长，“大哥，明明同在一座王宫里，你真的明白女儿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吗？不，我想大哥不可能明白，就算明白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邵可噤若寒蝉，不敢吭声。

“大哥，我真的很受不了你。把你逐出家门，我从来都不觉得后悔。假如没有二哥，我们红家恐怕没办法撑过这十几年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“但无论如何，你仍旧是我们的大哥、红家的长子。”玖琅眺望着漫天纷飞的李花，“而你的女儿、我国第一位女官吏，正是红家的长千金。”

“玖琅……”

“这次只是纯粹的观察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前来迎接她，为了红家的延续，她必须成为李姬。”

邵可完全了解这番话的含意。

玖琅是一位正直到不能再正直的青年。纵使两位兄长相继离开红家，他也不曾有过自己担任宗主的念头。他并非拘泥于辈分高低或长幼有序的观念，倘若黎深是个无能之人，想必他会

4. 放松的一天（14）

毫不犹豫坐上宗主之位。他明白黎深才能出众，是担任一族宗主的最佳人选，才会采取各种策略将二哥拱上宗主之位。他总在思考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，一旦下定决心，无论有怎样的难关—即便他深知会激怒黎深—也要不择手段，逐一布局，付诸实施。

玖琅的儿子成为下任宗主，理当不会有人反对，只是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。况且，邵可也不愿让玖琅继续背负这个重担。否则，玖琅太可怜了。他自身又未察觉这一点，更是情何以堪。

李花绽放如雪。邵可正欲开口，随即打住。这个气息是……

庭院树枝摇曳。开口打破寂静的是玖琅："发生什么事了？"

"听说宗主大人被软禁在宫内。"

耳闻红家直属的"影子"这番话，邵可与玖琅并未产生一丝动摇。

"理由是什么？"

"大人涉嫌以不当手段，介入邵可大人的掌上明珠秀丽小姐高中国试一事。"

黎深的两名兄弟面露不解。

"胡来！二哥绝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让人逮到把柄的事，一定是有人暗中陷害！不对，二哥不可能没有察觉，我明白了，他是将计就计。"玖琅瞥了邵可一眼，"很好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好好给对方颜色尝尝。胆敢得罪红氏一族，尤其是与红本家作对，会有什么下场！一一向我回报对方的动静以及事件的进展。"

"遵命。此外—秀丽小姐与杜影月一同被软禁在花街的娥楼，茈静兰目前正前往王宫。还有，宫内出现一波要求秀丽小姐奉还进士头衔的声浪，已经决定明日正午针对小姐召开审讯大会。"

原来如此，玖琅笑得骇人。

"为了阻止秀丽出席审讯大会，才把她软禁在花街啊。"

邵可按住额头。他不是担忧秀丽与影月的安危，他明白这次不用操心，陛下已经察觉端倪，最重要的是对方再次惹怒黎深，这次又惹了玖琅。

那个人，运气真是太差了……恐怕这次不会再像上次那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掀掉对方的假发、揭穿他童山濯濯就能了事。要与邵可精明干练的胞弟们抗衡，至少得具备与霄太师或蓝家当家之人旗鼓相当的实力。对方坚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只能说他愚蠢到了极点。没想到对方会笨成这副德行。

“大哥，你虽是闲职，但好歹也是个高官，就算没有什么长处，至少可以把这个送到王宫里的绛攸手上吧。”

见玖琅从夹衣掏出一个小盒，邵可不自觉咽下嘴边的话语。

“捡到那个醉醺醺的小状元之际，我替他垫酒钱，于是他把这个给了我。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证据。那群流氓的雇主身份，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会附上盖有红家代理宗主印信的亲笔信，想来可以发挥显著的说服力。”

原来东西在玖琅身上，难怪怎么找也找不着。

“玖琅，依你的判断，这只戒指的真伪如何？”

“惟妙惟肖，若非熟悉真品戒指的人，是无法做得如此精细的，甚至连茶本家也可以蒙骗过关。茶氏一族当中能分辨出真伪的，恐怕只有已故的茶驾洵大人以及夫人缥英姬吧—这件赝品的确能以假乱真。”

邵可感觉，纠缠在一起的丝线不费吹灰之力般解开了。

敌人的实力太过微不足道，而我方则是人才济济。看来这次轮不到自己与珠翠出场了，邵可暗暗叹了一口气。

将紫徽手书交给刘辉之后，静兰快步走向羽林军的武官宿舍。

4. 放松的一天（15）

来到尽头的房间，请求熟识的士兵代为转达，他很快便获准入内。

“哦！你终于来啦！”右羽林军大将军白雷炎抿嘴一笑，“自从秀丽姑娘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就想你差不多该来找我了。瞧你一脸镇定，想来是做好决定了吧？”

静兰无可奈何地闭上双眼。

“白大人。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有件事想拜托您。”

“知道啦！有事尽管说吧，想要什么？”

“请您赐剑。”静兰平静地答道—不是现在他悬在腰际的那支钝剑，而是足以杀敌的宝剑，亦即取得立场、地位与权力。

望着以眼神表明一切的静兰，白大将军笑了。